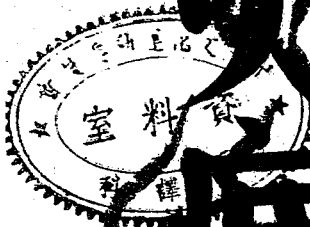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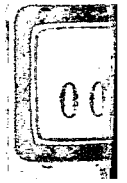


胡蘇着

必疾曲禮



女通書局發行



3322

胡蘇著

火
底
典
禮

文通書局發行

序

我記得我寫小說底最初的企圖，還是在我底中學時代。那個時期我正浸沉我自己在文言體底小說中。我曾經讀過三次玉梨魂，並且我非常地欣賞雪鴻深史，芸蘭日記等小說。所以：在我底那級發行級刊底時候，我就用文言寫了一個長篇的「哀情小說」。當時我所用的題目是什麼，現在我不記得了，彷彿是什麼一個女子底日記；牠底內容是什麼，現在我也不記得了。我所能記得的是每段底開始，先用一對四個字底句子，接着又是一對六個字底句子。每天下午在晚飯以前我總是帶着一部詩韻合璧坐在樹底下仔細地寫那些四六句子。我底國文教師與同學似乎很能夠欣賞那篇「小說」。直到學期結束底時候，我底長篇小說還沒有結束。但下學期我們底級刊沒有繼續出版，所以我底第一次底「創作」是被腰斬了。我曾經嘆息過那次遭遇；因為在我底筆記簿中還有一百個以上四六句子沒有機會發表出來。

雖然我底文言「小說」得到許多同學底欣賞，但他們對於一個姓徐與一個姓莊底同學是表現着尊敬底態度。這兩個同學曾經在營時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小說週刊中發表過短篇小說。我曾經借了許多小說週刊來找他們底「著作」，結果是我對於他們也佩服起來，有一天，在晚上自修底時候，我坐了在徐與莊的旁邊，不方面是想找一個機會和他們這兩個「作家」談一會兒話，讓別的同学羨慕我是「作家」的朋友，一方面我企圖從他談話得到一點兒消息：如何寫語體小說。這兩個同學實在有聰敏的腦筋；他們絕對地不告訴「創作」底經驗。那晚他們正在「創作」小說，我無聊地坐在那兒讀着「本小說週刊」。偶然地我看到他們寫着的時候，他們時常地檢查一個小的簿子，並且有些時候還照着那本簿子抄下來。第二天我捉到了一個機會偷看他們底簿子。那是一個普通的練習簿，裏面寫着一些「詞彙」。我記得在「自言自語」那條底下是註着「呢喃」，在「飛」底下註着「翱翔」等，另外的部份是幾類描寫，例如，在「天氣」下面就是幾段對於天氣底描寫，包含早間，晚間，春季，夏季，秋季，冬季等；在「風景」下面就有各種環

境底風景底描寫。有一段描寫荷花池，正是我在徐底小說中所已看到的。

在那次發現以後，不僅我對於兩個「作家」同學失去了欽佩，而且我對於文藝的興趣也消退了，舊文藝是抄襲、搬弄詞彙；新文藝還不是抄襲？搬弄詞彙？直到我在大學第二年級底時候我才恢復我對於文藝的興趣，但我仍然後沒有企圖創作一篇小說，無論是長篇的還是短篇的。

一九三一年底秋季有幾個朋友在上海發行了一個文藝雜誌要求我寫一點兒東西請他們去發表，舊式的詩、詞、曲、賦，他們不要；新的詩，我不會欣賞，也不會作，（直到今天還是不會），散文與戲劇，他們已經有了足夠的篇幅，所以我就寫了一個短篇小說。我可以說，牠是我底「處女作」。以後我記得又發表過三個短篇小說。但那些從雜誌所採集的文字經過第一次日本人在上海開北等「事變」遭遇敵火底攻擊，被燒去了。現在，距離底日期是那樣的久，我已經記不得這些小說底內容，甚至牠們底題目在我底記憶中也消失了。但有一件事我能够記得：我沒有準備，一個簿子抄襲「詞彙」或「

寫」。我曾經看見某個書店出版了一部精寫辭並底廣告，但我沒有化錢買過那種書。說誠實的話，我寫文曾總是爲了應付朋友底要求或善意的壓迫。我始終地沒有野心要在文藝的著作家中佔一個地位。

一九三三年，我又重新地開始寫短篇小說，我發表了一篇誕生。這篇小說，雖然他沒有得到「批評家」底注意，在朋友底批評方面倒不壞的。我就喜歡這篇小說，現在我將牠包含在另外的一個小說集中，在那年我又寫了一篇「小魚」，但施蛰存與杜衡用誠懇的友誼的態度勸我不要發表牠出來。除非重新地再寫一次，我接受了他們的勸告，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重新地寫過並且發表牠出來。

在這本小的書中所包含的五個短篇小說是一九三六年以後的作品。「家」底發表完全地是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那是發表在王澤草，侯楓與我所編的今代文藝中。依照原來的計劃，我擔任供給散文的稿子，有一次稿子已經完全地排版了。突然地發現所預算的首碼缺了十幾頁篇幅。印刷所要求我想方法補救。我祇有在費孝公的夜寫一篇適合

所缺少的篇幅。這就是「家」。有些「批評家」攻擊他是浪漫主義的作品。他屬於什麼主義我不知道，因為直到現在我還沒有讀過文藝概論這類書。但我所要聲明的是這篇小說底故事本身大部份是真實的事，後來我在香港曾經讀到他底英吉利語文底譯品，並且聽到有人說，他是作者他自己底經驗。這是不確實的。我不是一個醫師，雖然是一個律師，我從來沒有認識過任何俄羅斯女子。一個真實的故事並不一定地是作者他自己底經驗。

「牆壁」也是一九三六年在上海所發表的作品。我喜歡牠勝過「家」。根據朋友鄭底信，我知道他已經有了日本文底譯品。但我自己並沒有看到。

「礦界」是一九三七年所寫的。他底故事是亡友李霞卿所講的。我不知道他是根據想像還是真實的事，還是某本書，還是影劇。但我喜歡這個故事，所以我用我自己底筆寫出來。我保存牠在這本書中紀念這位朋友。

「雨」是一九四〇年根據我底一篇舊的短篇小說所重寫的。當時是爲了供給東方雜誌

底需要，但自從那年我離開香港，沒有再看到過這個雜誌，我不知道牠是否已經發表出來，現在我找到了底稿，將牠放在這兒。

「火底典禮」是一九四一年底作品。那時我已經脫離了商人底圈子回復到教育界。背叛友誼，背叛愛情，背叛道德，背叛法律底人所給的打擊，幾乎使我不能夠支持我自己。生存在這無趣味的世界中，我祇得逃避；我祇能够躲藏我自己。在一個陌生的地方。所以我找到了鍾仁，在國立第三中學擔任教員底職業，在那個地方，我任在一個古舊的廟裏面，（現在是學校底一部份，但牠底名稱仍然被保留着「赤帝宮」），在那個時候，我認識了秦秦。她底純潔的天真的心，她底溫柔的莊重的態度，她底熱烈的誠懇的愛，給了我很大的安慰與鼓勵。我竟然恢復了敢面對這個可怕的社會底勇氣，於是我拾起了我底筆，每晚在兩根燈蕊草底光明下面完成了「火底典禮」。秦秦與我都喜歡這篇，現在我用這篇底題目作爲書名。

這兒所包含的五個短篇小說，雖然牠們不是同一時期底作品，也不是同一的環境

中所寫的，牠們底內容有一致的主張，有一致的要求。我不知道這個主張，這個要求，是否能夠適合我們底現在的時代。我也不能夠推測這個主張，這個要求是否能夠得到讀者底承認與接受，但我相信我肯爲着這個主張，這個要求努力，奮鬥。

胡蕪 一九四二年夏在貴陽

火底典禮序

火底典禮

胡蘇著

目錄

序	一
家	一
牆壁	二
礦界	四
雨	六
火底典禮	九

火底典禮目錄

家

「又是一件小包裏？」

我笑了，點了我底頭。

從郵政局底辦事員手裏，我接過了我底信。依照了那個人底計算，我仔細的貼了郵票，慎重地投牠到信箱中。我底寫信疎懶底脾氣完全都被愛情克服了。每日上午我都能夠寫一封很長的信給底親密的未婚妻，裝了在堅固的信封中，像一件小包裏那樣重，下午再送到郵政局裏去。

我差不多能够背誦我底信中每句話，信投到了信箱中以後，我要化費一些時候在籠飛路上散步，回想我底信中每一句話。我能夠預料那一句話使我底未婚妻感動，那一句



(南)

時會發生另外的好的效果。

那是一個天氣陰暗的春季底黃昏。冬季底氣候還沒有完全過去；穿了厚的外衣還會覺得冷。但我已經沉醉在我自己的美麗的情書底回意中了；我並沒有被冷的風阻止我底散步。

「Voulez-vous bien, s'il vous plait, acheter des magazines。」

我忽然地被這句話留住了我底脚步，那是懇切的語氣，彷彿是在祈求着：「請你買幾本雜誌吧，」這個簡單的祈求，話並不是流利的，從牠底文法與語音我可以分辨出說話的人並不是一個法國人，聲音是低沉的，但是已經敲在我底心上，爲了這個聲音我被停止了。我底欣賞我自己底情書。

我是站在圖泰大戲院底對面底一個弄口，我底脚旁有許多陳舊的書與雜誌放在地上，在牠們底旁邊坐着一個人，我很容易地分辨出他是一個白俄，是他對我說出那句祈求的話。

「請你買幾本雜誌吧」，同樣的話又投過來，那是同樣的懇切，同樣的會沉重地打在我底心上，我是被那個聲音強迫了選擇一些不必須買的書。

那些書與雜誌都是用俄文寫的，我實在不能夠買牠們，但我盡力地找尋我可以買書。

「這本法文書是一百年以前的版本，是很有價值的」，那個聲音在我底耳旁。我看了那本書，那身的確在一百年以前所出版的。

「你要買多少錢？」

「一百個法郎」

這個回答使我驚奇了，在上海聽到用外國的錢幣作價格這還是第一次經驗，我被這個回答引起了對於這個白俄底注意。

他是一個瘦的但不能算是一個矮的人，我可以看出他大約祇有四十歲以下年紀，雖然流浪的生活使他底臉上加多了不少的皺紋，他還沒有完全失去中年人底態度，他底身

體很挺直，如果他穿了一套新的軍服，一定是一個最英俊的軍人；如果他穿了一套華麗的禮服，他一定是一個容易被入羨慕的紳士。但他祇穿了一套破舊的衣服。

他並沒有穿外衣。他豎起了他底衣服底領抵抗着冷的風不透到頸項，他底褲子已經破了。我看見他的腿在抖着。

「哦，你不是一個俄國人嗎，」我問他。

「是的，先生」。

「你到上海並不長久的，我猜」。

「不，先生，祇有十日」。

「你知道一百個法郎是多少上海錢幣嗎？」

「我不知道，先生」。

我告訴他，依照當日底市價一百個法郎底價值是二十二元。

但是，這個價格並不貴啊」。

他從我手裏拿了那本書，他撫摩韃底封面，他底脊背上，我可以看出他自己愛那本書。

「我得到這本書底時候牠值一千九百個法郎呢。」他憂鬱地說，遞還給我那本書，「隨你底意思付給我吧」。

我聽出他底聲音是更懇切的，我猜他焦急地需要一些錢，我付給了他三張五元紙幣。「多謝你」。他說，數了紙幣，他底聲音仍然是憂鬱的，他又從我底手裏拿回了那本書，翻開了封面，呆了幾分鐘，好像捨不得把牠交給我，但是他到底慎重地放在我底手中。

我挾了那本書，回復我底散步，向着回到家底路，偶然地我想起那個白俄底注意，我翻開了書底封面，在第一面上，我看見寫著一句話，那是我起初沒有注意的，那是秀麗的筆跡，是用法文寫的，我讀了牠——

「這是我贈給我們底新的家底唯一的禮物」。

一

繼續地下了幾天雨，我留在我的家裏讀完了那本古書，那是一本集子選載着許多關於讚頌家底散文與詩歌，從那些文字我被感動着想要與我底未婚妻能够提早有一個新的家，我將我底意思寫在我底信上寄給她，但從她底信上我並沒有得到回答。

冷的氣候彷彿被雨沖去了，春是真實的來到了，我保持了我自己送我底「小包裹」到郵政局底習慣，保持了我底散步，但有于幾日我不看見那個白俄底書攤子。

「Voulez-vous bien, s'il vous plait, acheter des magazines。」

那個熟悉的懇切的聲音有一天突然聽到了，仍然是那個人，仍然是那一套衣服。

「哦，是你」，他說。

「是的」。

他並沒有再祈求我買他底書，但我從他的眼睛裏看出他有那樣的希望，我並沒有許多錢用來買書，所以我祇能給他失望。

我保持着我底記錄，每日寄出一封長的情書，每日我從郵政局裏出來都可以遇到那個可憐的白穆，經過了幾次談話我知道了他底姓是奧西阿波夫。

「若是你不拒絕，我想請你去喝一點酒呢」，有一日他對我說。

「不，我應該請你去」，我說。

因為我知道他是窮苦的。

「不，我可以請你去，今日我得了很多的錢」。

他掏出了他底錢，大約有二十元，我猜他一定又賣去了一本他底寶貴的書。

「我猜你有一個快樂的家」，奧西阿波夫舉起他底倒滿了 Vodka 底酒杯，他底羨慕流露在他底語氣中。

我點了一下頭。

這是我欺騙了他。我不能覺得我底家是一個快樂的。我所愛的未婚妻是我底父親，母親，兄弟，與姊妹所不喜歡的女子。每句說到她底話會使我受到痛苦；每句批評她底話都刺着我底心。我底家成爲我底地獄，我底未婚妻知道我底這個痛苦。她要求我忘記她，所以她盡力地忍耐了她的熱情，我是因此受到了更深的痛苦，但在別人底面前我又不能不承認我底家是一個快樂的。我奇怪與細阿波是那樣注重家。

「我也曾經有過一個家」，他低下了他底聲音，「但那是許多年以前的事，我現在祇有一個住所。我現在並沒有家，雖然我希望着能夠有一個家」。

他底話引起了我底驚奇。我奇怪一個人底住所會不是他底家。

「我底父親曾經爲了我們預備了一個快樂的家」他繼續地說了「他是皇帝陛下底一個忠心的將軍，他底功勞贏得了許多勳章，增加這個家底光榮，他有廣大的田地，有很多農奴爲了增加他底財產工作，他有許多奴隸服侍他底生活底舒適。我就是生長在那樣環境中。每個人都羨慕我有那樣的家。」

「我底父親底死亡使皇帝陛下賜給我更多的幸福，我底家成爲一個最使人羨慕的，在我二十二歲那年我與我所愛的一個最美麗的女子結婚了，她帶給了我更多的快樂，第二年她生了一個女孩子，你買了的那本古書就是她從她的家帶來的。」

「但一切都完了。十月革命底勝利轉變了我底命運，我底財產被沒收了，我底妻在戰爭底時候喪失了她底生命，革命成爲一種報復；以前是我們底奴隸，現在是我們底主人，我們底命運完全握在他們底手裏，最後，我們這個階級底人被趕出了我們底家，流浪到陌生的地方來。」

「直到現在我還是不很了解那些革命黨人底主張，但有一件事我是能夠肯定的：自私的報復一定不是好的道德，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黨所應該採取的，以前，的確我們有許多地方利用我們底階級底權利對他們壓迫，那是我們底罪惡，革命底結果是將我們底階級底權利完全地取銷了，我們底財產完全地被沒收了，已經給了我們很重的責罰，但他們現在用別的形式來更重地壓迫我們，現在我們連家都沒有了。」

「我曾經受過大學教育，在那個時期我學習了法文，所以我現在能夠和你談話，在那個時期我也曾經讀過一些社會學底書，我也曾經特別地研究過社會問題，我很明瞭我們底流浪會增加那底社會問題更嚴重的，但我們有什麼別的辦法呢？那些革命黨人說，他們底革命是要普遍到全世界，事實上所帶給世界的祇是世界底每一個角裏加重了社會問題，因為我們這些還沒有死亡的人總不能被擠出這個世界以外，如果他們有了世界，更多的人會沒有了家」。

顯然地他喝了太多的酒，我對於那些革命底理論並沒有興趣，祇能沉默地聽着他底話。

「你的女兒在什麼地方呢？」

「她在上海」奧西阿波夫底臉忽然地發紅了，他好像做錯了什麼事，慚愧地底下了他的頭，她與我住在一個地方，日間我賣我底書得到一些錢，晚間她出去得一些錢回來，日間是她底睡覺底時間：被問是我底，那是為什麼我說：我祇有住所，但沒有家」。

每日上午我將自己底時間預定了用爲寫我底情書，我底未婚妻是一個決斷力很薄弱的女子，她愛我；但她很容易相信別人底挑撥，時常地被引誘了懷疑我對她底愛，但她又不能停止她對我底愛，愛情好像是一杯濃的茶，那是苦的，但從苦味可以嚐到甜的味兒，幾年以來我們都從苦味中嚐着甜味，她自己造成了許多精神的痛苦，再將那些痛苦讓我來分担，以後再從痛苦中得到安慰，我將寫情書當作每日底必須給她受的教訓，所以我最不願意有人上午來見我。

「哦，請你原諒，我可以進來嗎？」奧西阿波夫站在我底診所底門口說。

我停了我的寫信，藏了那些已繕寫了的信紙「當然，請進來」

奧西阿波夫坐在了我底對面，我從他底態度上可以推測他底心是不安定的

「我有什麼事可以替你放馬？」我說，

他說，他的女兒近來身體不好，但他沒有錢送她到醫院去，以前在談話中曉得我是醫生，他想請我去替她診斷，

我底信還沒有寫完，我並不願意去，但仍然去了，

躺在床上的是一个美麗的女子，雖然她是缺少好的營養，她底容貌最嬌媚的，我看「了她底舌，按了她底脈，量了他底溫度，但不能夠斷定她底病，我從她底身體裏抽了一點血帶回到我自己底小的試驗室，

從顯微鏡底放大，我看出她底血裏已經有了楊梅毒底細菌，這個發現加重了我底心底重量，一個青年的美麗的女子會有這樣底命運，

奧西阿波夫又來了，他帶了憂愁的面貌來，他問我他底女兒究竟是什麼病。

我遞給了他那張診斷書。他讀完了牠。他低下了他底頭，沉默了。我看見眼淚從她底眼眶旁流下來。最後他用手撫了他底臉，那樣緊，好像不讓我能够看見他臉底上面任何一部份，但我可以聽出他是低聲地泣着，

我也忘記了我自己，我不能够想起一句適當的話可以安慰我底朋友，

「讓我有個機會來替她醫治」，我祇能够請求他，「生病是平常的事」，

他抬起了他底頭，但他還不能停止他的眼淚，

「她有這樣的病並不是她的罪惡」，我解釋了，「她底靈魂還是純潔的，她是爲了換得生活才犧牲她底身體，這是沒有什麼地方可恥的，她不是像我用我底技術換得生活一樣嗎？她不是像你將書與雜誌換得你底生活嗎？她祇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得我們相同的目的」。

「但她是一個將軍底女兒呢」，他辯駁着，「她是一個高貴的家庭底後代，但她現在是一個有着楊梅毒底女子，我能够做什麼可以遮蓋我底家庭的羞恥呢？我曾經預料到底命運，我駭怕這個命運底到來，但牠現在面對着我們了，我能够爲她做的是什麼呢？

「帶我到你的家裏去，我能够醫治她」，我冷靜地說，

「家」？他站起了，「我沒有了，若是我能够有一個家，我還會讓她去遇見這層不幸

的命運嗎？

四

我應該說約瑟芬，奧西阿波夫是一個有好的脾氣底女孩子，從許多事上可以看出她還沒有完全失去了天真，她每日到我底診所來一次，讓我替她打針，她允許我在醫治的時期中不繼續她底原來的生活，但我明瞭這樣最加重她底與她底父親的經濟底困難，我沒有別的方法可以給他們更多的幫助，除了時常地塞一些錢在約瑟芬底舊的手袋中，我猜她是明瞭那些錢是我底贈與，但爲了生活她祇能沉默地接受了，

她差不多化費了她底完全的一下午在我底診所裏。祇有很短的時間是爲了消除她自己底病菌。她替我整理我底椅子，器械，與藥櫃，好像她那樣做可以得到愉快。我底朋友以爲我已經加添了一個女護士。

在我底桌子上有一張我底未婚妻底像片面蓋着我底椅子。每次約瑟芬整理桌子，

一定看他長久的時間，彷彿她要將我底未婚妻深刻地印在她底腦子裏。

「我能够知道她是誰嗎？」她指着那張像片，終於有一日她問了我。

「爲什麼不可以？她是我底未婚妻，一個我敬重的，我愛的女子」。

「哦。她現在不在上海」。

「不，她在北平」。

她沉默了。

她底話引起了我想起我已經有一個星期沒有寫一個字給我底未婚妻。雖然依照我的記錄我底十封信很難換得她底一個字，我仍然勤儉地繼續我底功課。她是熱烈地愛着我，但她又喜歡裝着她對我冷淡。從約瑟芬接受我底醫治以來。我底下午底許多工作改換到了上午，我已經沒有什麼時候寫我底信。但我並沒有冷淡了我對她底愛。我決定那天晚間寫一封最長的信，請她原諒我那樣長久的沉默。我還要附帶地請她允許讓我懇早能够有預備我們自己底家。

哦，我底父親來了。」約瑟芬說。

奧西阿波夫站在門口，他好像很高興的。

我底孩子，「他抱着約瑟芬。」「我們可以有一個家了。」

我第一次看見他是那樣興奮。他告訴我：他已經得到一個職業，在俄文報館中担任一部份編輯的責任。他可以與約瑟芬享受有規定的生活，她一定可以替他備置一個舒適的家。

「我恭賀你，」我說。「如果你不拒絕，我要請你們吃一次晚飯。」
他允許了。

奧西阿波夫爲了慶祝他自己的命運，他喝了許多酒。但他並沒有醉。約瑟芬告訴他的父親她要如何佈置新的家。我彷彿已經看到了那個家，我覺得那是幸福的，美麗的。

「讓我們到對面那個公園裏去談，」奧西阿波夫說；站了起來。我們已經吃完了我們

底晚飯。但我們還沒有說完我們底話。

在一個冷靜的角落裏我們坐了在一張長的椅子上。奧西阿波夫將他底第一個月底薪金如何化費提出討論，直到得到了一個精密的計劃以後，他被酒的力量催促着睡了。

月光從樹的後面升到了空中，牠底光明照在我底與約瑟芬底臉上。她底頭髮散亂地披在肩上，淡綠色的衣服纏着白色的皮膚，眼眶外面的陰暗的眼圈都可以分辨出來。我看着她。我彷彿看着一幅聖處女的圖像。我喪失了我的神志，我吻了她的唇。

她好像是被驚醒了。她推開了我底身體。

「你不應該這樣做。」她低聲地對我說。

「是的，我一定要求你饒恕我。」

「我有什麼權利能夠饒恕你呢？」我看見月光在她的眼淚上閃耀，「我是一個流浪的女人，我是一個出賣身體底女人，我已經沒有資格吝嗇我底唇。但……」

「但你有高貴的遺傳，你有純潔的靈魂……」

「你不要忘記我曾經接受你醫治。我膝血液裏曾經有過梅毒底菌，這樣的一個女子會有高貴的道德嗎？這樣的女子會有純潔的靈魂嗎？」

「我並不用普通的觀念估計道德。」我抬起她底頭讓她底臉完全被月光照着。「受了物質的環境底壓迫迫使自己底身體並不會減低自己底道德，並沒有使自己靈魂墮落。」

五

我節省了三小時我底睡覺完了一封信給我底未婚妻。沒有提到一個字關於約瑟芬。我告訴她，近來我底病人增加了，所以我祇有很少的時間用為寫信給她。在最後的一段中，我說：我想現在節省一點錢為將來可以使我们自己能够佈置一個最滿意的小包裏。那是一件小包裏？那個熟悉的郵政局庶辦專員接了我底信。「我覺得你有幾天沒有來寄你的寶貴的小包裏了。」

「唔。」

走出了郵政局我覺得彷彿。想着昨天晚上底冒昧，我不願意繼續向前散步，因為可以避去奧西阿波夫。若是約瑟芬告訴了他，我將要怎樣被他輕看了。對待他底一切是很容易地被猜了是因為約瑟芬底愛。

我轉過了我的脚步。

我決定從那天起要改換我底散步底路線。

「啊，我正從你底家裏出來。」在我所住的弄口遇着了奧西阿波夫。

「有什麼事發生了嗎？」我說，鎮靜了我底不安定的態度。

「曉的」她急促地說。「我的女兒約瑟芬去了。」

「去了？到那兒去了？」

「我不知道。」

於是告訴她從俄文報館回來在桌子上發現她底信。她祇留下一句話：她因為要避兔更重的痛苦，她去了。她並沒寫她到那兒去。另外有一個比較小的信封是給我底信。

「啊，我底上帝！奧西阿波夫失望地說，「她去了，我底約瑟芬我永遠不能有一舒
適的家麼？」我找不出什麼話可以安慰他。我拆開了我的信，在一張的大信紙正中寫着

綢

“Au revoir, Merci”

底下一行是她底簽名。

牆壁

一

我被推進了那個指定的囚室。第十四號。一切都過去了。我被判決了忍受三年徒刑底刑罰。我沒有什麼別的事可以做，除了等候這個三年底光陰從我底生命行程中耗費去。我祇帶了一部佛經；沒有別的東西是被准許帶進這個囚室。我要仔細地讀過這部經典，那是許多年數以來我想做的但沒有機會做的事。現在一切的事都被隔離了，我被送到這個另外的世界。我要忘記我底妻子，我底孩子，將我自己浸沉在這個經典中。

在我底面前祇有一個床，牠底上面鋪了粗的席子。牠佔據了囚室底一半地位。牠底上面放了一隻几子，那就是惟一的活動的設備。我脫了我底草屐坐在了床底上面，將我底佛經攤開了在几子上。床底裏面是牆壁，兩邊是牆壁，臨甬道那一面是圓的粗的銅條所織成的牆壁，牠有一個小的門，從牠，我是被送進來的。我是這樣從世界被隔離了，

從別處囚室被隔絕了。我所能夠看到的祇是三面牆壁與經過鋼的牆壁底空的地方看過去底牆在甬道底另外一面。那也是牆壁。

我底罪名是危害帝國。我不瞭解爲什麼我會得到這個罪名。我底律師曾經替我說了許多辯護，但沒有用，終於決定了我底命運。我並沒有做什麼與帝國不利的事。我底被逮捕的緣因是我在一個小冊子中說明我底意見，反對侵畧別的国家底政策與行動。祇有這一點意見我就換得了我底罪名。我底刑罰。我是被強迫了休息。我底父親沒有留給了我一點財產，我自己也沒有準備相當的財產供養我底妻子與孩子能夠在我底刑罰滿期以前可以生活，但我底命運是法官所決定的我能夠做什麼呢？

我盡力地平靜了我底心去讀那本佛經。起初那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我幾天以後終於做到了。我能夠忘記我底妻子底困難，將我自己底心集中在那本佛經中。牆壁隔絕了我底一切的過去與希望。

唸佛經已經成爲我底生活底習慣。我底唸佛經底時間是在吃過早餐以後開始佔據了

完全的日間。

這個監獄是特別爲了政治犯所設備的。因爲要免去犯人互相接觸，我們沒有可以與別的人有接觸底機會。除了獄吏以外我看不到一個生物。

我底世界裏祇有我自己。

我底伴侶祇有那一本佛經。

我底坐活不安定的習慣，現在已經取消了。生活底每一件事都成爲有規律的。一定的時候睡覺，一定的時候吃飯，一定的時候唸經。沒有什麼事可以想，沒有什麼事要我顧慮。每夜我都能夠沉沉底睡着。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所享受的幸褔，我應該這樣說。

有一個夜裏我偶然地醒了。錶告訴我那個時候應該靠近黎明。沒有一點聲音。甬道底上面發出的昏暗的燈光照在我底囚室裏。我突然地又想起了我底妻子。我底孩子，這是我不能再睡着了。我祇得翻開了我底佛經，想從牠得到力量趕去我底煩惱。但忽然

一種低的聲音襲進了我底耳裏。那是，顯明地，唸經底聲音。牠引起了我的注意，使我停止了我要做的事。

那個聲音是很微弱的，如果不在靜的夜裏，我絕對的不能夠聽到牠。我能夠確定那是從隔壁傳來的，那是很近諦。祇隔了一座牆壁，但我不能夠看到我底鄰人。我所聽到的祇是有節奏的低沉的聲音，可以分辨那是在唸經。那個唸經底聲音是淒涼的，好像一個人受着苦痛底時候所發出的呻吟。我是被停止了我自己底唸經。直到黎明底時候那個苦痛的呻吟才停止。

政治犯底監獄中每個犯人都被牆壁隔離了。不像普通的犯人在一定的時候可以走出自己底囚室，可以看見別的犯人。那是爲了免去思想底傳播。犯人是不能許互相見面與談話。所以我不能知道一點關於我底鄰人。我所能夠猜的是那個人一定有很重的苦痛壓在他底心裏。

但我並沒有掛念在我底心中我底鄰人曾經有苦痛的呻吟被我聽到過。

第二次我聽到了同樣的聲音，引起了我底更大的注意。我底好奇心逼迫了我想去俯監獄中所禁止的事——和我底鄰人談話。

我站在靠近那個聲音傳來的方向底鋼門與牆壁底角落裏，輕輕地用嘴唇吹出了一種低的尖的聲音。果然那個唸經底聲音停止了。但祇有幾分鐘唸經底聲音又恢復了。我再做同樣的動作。又得了同樣的效果。

如果囚室裏有燈光我一定可以在甬道底上面看出我底鄰人底影子。但我所能够看到的祇有從聲音去分辨我底鄰人底動作。我聽到一種非常的輕的腳步走到了與我最靠近的那個角落裏。如果沒有那一座牆壁我猜我們是站在很貼近的地位。

「你是誰？」微弱的聲音從銅牆壁外面傳進來。

我告訴了我底姓名。

「你呢？」我說。

「請你原諒我，」他底聲音好像是哀求着。「不要問我底姓名吧。我底囚室是第十三

號，請你就將這個不幸的號碼當作我底名字。」

「是什麼罪名？」我問。

「我自己直到現在還沒有明瞭，雖然從一個月以前起我已經開始了執行我底刑罰。」
我很想問他爲什麼會他自己不明瞭他自己底罪名，但我要避免話說了太多，我祇問：

「刑期多少長？」

「十五年。」

接着一種憂鬱的嘆息跟了進來。

「這是很長的時期呢！」他接着說。

三

我終於與他成了很好的朋友，雖然我還沒有看見過他底面容。每天夜裏我們都要等候一個機會談話。那是很困難的，因爲一方面說話，還要留神被獄吏看見或者聽到。經過了三個星期我底鄰人所告訴的話對我了說完。有些時候完全的夜間祇有幾句話，就因爲

獄吏底影子底出現停止了。有些時比較說了多一點。有些時他說了很仔細的；但有些是簡單的。後面所寫的就是他底絡繹底所說的話，在三年底刑罰完了，我被釋放了以後追記了的。

『我應該先告訴你關於我底家庭情形』他開始說了。『我底父親曾經得到那個時候底皇帝陛下底信任。我底祖父是一個勇敢的軍人，曾經替皇帝得到廣大的領土。所以我底家庭是受着親戚與朋友底羨慕。我底母親也是能幹的女子，她底父親也曾經得到幾個皇帝所賜給的勳章。在我底幼年時代我是被教育了尊重『大和魂』與『武士道』底精神。我是時常也可以受到別的人對於我底聰明底稱讚。』

『我是從帝國大學畢業出來的。我底父親希望我能够成功一個軍人，但我底健康不適合格的標準，我祇得走上外交界底路程。起初我是一個『外交省』底一個職員，除了謄抄公文以外沒有別的事可以讓我做。這個工作不能引起我底興趣，但我盡了我底能力去忍耐。』

「我底幸運終於來了。我是被委派到支那去擔任濟南我們底領事館底最重要的職員。我底勤儉換得了領事底信任。就在那個時候我們底兵與支那底發生了衝突並且演出了一幕悲劇。牠閉幕了以後所做的交涉都是我所做的。我應該聲明我實在那個悲劇中底一個主角。我們底國家得到了最好的利益。我自己因此也得到了升級到副領事底報酬。」

「我底父親在那個時候已經死去了。如果他存在，他會爲了我底成就高興得發狂。我底升級底消息傳到了我底親戚與朋友底面前，並且贏到了他們底熱忱的道賀。我也爲了我自己底成功驕傲。我覺得我底生命底力量突然地增加了。我要盡我底所有的力量做我的職務來報答皇帝陛下底恩惠。」

「兩年以前我是被調動了擔任支那底首都底爾領事。雖然在名義上我沒有得到升級底恩惠。但事實上首都底副領事底地位是較高的。我決定了應該用最忠心的態度來做我底職務。因爲除了這一點以外我有什麼別的能力可以用爲表現我底感謝呢？」

「我們底國家告訴完全的世界我們是懷着友善的與親愛的心來對付支那。我時常地

得到了我們底政府底命令注意這個政策。我不斷地提醒我自己用那個同樣的態度對支那人，所以有幾個我底最親密的朋友是支那人。我猜不到你是否曾經到過支那或者朋友中有支那人。但我能夠確定如果你有過那樣的經驗，你一定會喜歡她，愛他們。但我總不能夠說出緣故，雖然我又不能夠否認我對於支那人底個人的道德與國家底懦弱是懷着輕視的心理。

「你不嫌我底話離開了那所應該說的太遠嗎？請你原諒我。讓我繼續我底陳述吧。

「有一天我底上司接到了一個電報，知道我們底國家派遣了一個公使到支那來。我底被命令了預備一切關係那個公使底個人的舒適的設備。這是應該指定一個低級的職員去做，但領事將這個責任交付給我。這樣的安排使我不能夠同意。因為一個副領事底職務並沒有包含服侍個人的舒適底義務。但我終於忍耐了我底氣憤，依照着領事底意思預備了。我對於各樣事都做到最好的程度。

「公使是一個脾氣暴躁的並且貪惡的人。他住到了我替他預備了的居所以後，沒有遭

滿了半天享受他底罵人底權利，他好像對於我特別的沒有緣分——讓我借用這句佛經底話。假使我替他預備了的設備都使他不能滿意。我記得很清楚的，我底上司曾經將我介紹給他，告訴他我是副領事。但他沒有一點禮貌。當着許多人底前面他會叫我替他倒茶，或者拿他底東西，還要責怪我沒有做到他所吩咐的。他對待他自己底僕人比較對待我，還有些禮貌。我想不出來，直到現在還沒有想出來，為什麼他會那樣的對我懷了深切的惡感。我那個時候我所盡力做的是克服我自己底氣憤。

「最後，公使所決定的離開那個首都底日子，來到了。我會經盼望那天底到來。過了那天我可以回復副領事的地位。那天是我底做僕人底最後的一日。」

「公使突然地吩咐他底僕人離開了他底房間，留下了我一個人。他望着我有幾分鐘。」

「我有一點事要和公使談」他說，聲音是和氣的，是他來到了以來第一次我聽到這樣的好聲音。「我想你一定會接受我底意見。」

「我底心彷彿從黑暗的影子裏出現，在光明底地方。我底肩上好像放脫了重的擔子。從他底態度，能够預料公使一定有好的消息告訴我。幾天以來，我底服侍換到了更好的命運。」

「我願意做到一切你所吩咐的事，」我說。

「很好的，」他回答了我。『爲了我們底國家底利益，我們有必須分得這個首都底警察權。但可以預料支那底政府不會讓我們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除了利用海軍底力量來威脅她，沒有更好的辦法。因此我們要想一個辦法讓我們底政府得到一個好的理由來實現這個計劃。你有什麼意見呢？』

「我想這是一種卑鄙的辦法，但我又不敢將我底這個意見說出來。」

「我們底政策不是與支那親善嗎？」我用最低的聲音說。

「我不是要你批評我們底政策。我祇問你用什麼方法可以得到海軍底威脅的行動底理由。」

「我沒有意見。」我簡單地說。

「我有。如果一個副領事是失蹤了，我們底海軍立刻會接到了我們底政府底命令實那個計劃。但假裝的失蹤是不穩妥的，因為我們要顧慮他們將假裝失蹤人底找出來。我想從燕子磯跳下去是比較更穩妥的。」

「從燕子磯跳下去一定是會死了的。」我說。

「那就是我底計劃。」

「我底衣服完全被汗浸濕了。我希望所說的那個副領事不是我。」

「現在我選擇了你做這個使命。」

「這句簡單的話像一根粗的重的棒打響在我底頭上。我立刻喪失了我底神智。我幾跌到了下去。死，被命令的

「但……」我說。

「沒有但是，這是命令，」聲音是嚴酷的。「而且這是『大和魂』底精神。」

公使底臉上恢復了他底廣來的冷靜的面貌。笑容是完全地消失了。

「那天晚間公使離開了這個首都以後，我拖着沉重的脚回到了自己底家。我底腦子裏祇帶了公使底命令。直到那天我才明瞭親善政策底真的意義。

「我底妻子與我底孩子都已經睡着了。我不忍心將他們醒了來分擔我底悲哀。雖然我能够預料幾個鐘點以後他們一定焦急我底不歸來，明天會悲傷我底失蹤，以後還要爲了我底死亡哀哭，我不使他們醒了多少可以省去他們底幾個鐘點底苦痛。我貪婪地望着我底妻子睡着了的面臉。我又看了我底孩子。

「『我去了，』我祇能低聲地說。

四

「我跟着我自己底影子走在路上。沒有一個人。沒有一輛車子。早秋的微弱的風吹在我底臉上好像給我一個最後的吻。這個房子，這條路。這顆樹都是我底熟悉的朋友，

每天我都要看見牠們。現在，這是最後的一次。

「我將我自己帶到了玄武湖。這是我第二次來到這兒。在正中的堤上我孤獨地走着。兩邊是湖水，月光照在牠底上面映出銀色的光彩。稠密的荷葉好像一塊銀色的綢底上面所織成的花紋。我還記得第一次我是和我底妻子同來的。（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孩子。）我們曾經租了一條小的船，在這個湖上遊蕩。我曾經將我們底船撐進一羣荷葉底裏面，不讓外面別的人可以看見我們。我懷抱了我底妻子。她安靜地讓我吻她，一次，二次，三次，……」

「但一切都成爲過去了，所存在的祇是死底命令。我現在竟然丟離了她，單獨地走過這兒，向着死底道路前進着。」

「我現在不能夠回想夢曾經化費了多少時間才走到燕子磯。我祇記得我到了那兒是在黎明底時候。我站在一塊石上，從那兒我可以便捷地跳下去，偶然有一塊牌子吸引了我底注意。牠的上面祇有五個字：『再想一想吧。』但我有什麼權利再想一想呢？我

是被命令了跳下去的。我再站到原來的地位。我閉上了我底眼睛準備跳下去。

「再想一想吧！」

「再想一想吧！」

我彷彿聽到了我自己底靈魂底呼號。

「死，這是被命令了去做到的。服從上司底命令是每一個公務員的義務。但，命令底內容是應該限於關於職務底範圍。生存是人類的權利。沒有人能夠剝奪牠，除了法律所規定底刑罰。我底被命令了去死，是供給一個羸弱的國家得到一種便利，侵襲另外一個弱的國家。這是不公道的，但我就是要造成這種不公道人。我以前曾經輕視過我的國家底欺侮我的國家，現在我自己要供給一個機會來使我們底國家欺侮支那。這不是我所要做的。我在我自己底心裏將人類底公道與上司底命令放在秤上，我看那是不平衡的。」

「我再想到了違背命令底結果，我替我自己憂慮。全國底人民要看輕我。他們不說

那個命令是錯的，但他們會罵我是沒有「大和魂」底精神底人。他們會鄙棄我。即使在法律上我得到希望，我底精神一定會被全國底輿論來殺死了。那個時候底痛苦或許比較死沒有什麼差異，或許更痛苦些。

「我決定了。我願意等候那個更大痛苦底到來。我不能够做這一件事，但是驕傲地一種罪惡。死是我所討厭的，我爲什麼要將我自己去遇見牠。我還是年青的，有長的海間膽下來讓我做許多事。生存是我所貪戀的，我爲什麼要離開了牠。結果，你看，你可以聽到我底話，但你不能够看到我底臉。我能够確定你對於我是同情的，但你却不能握着我底手來表示我們底友誼。我們是在監獄中，我們底當中是隔着一座堅固的牆壁，牠將我們分開了。這就是世界底縮影；國家就像囚室，這間與那間被牆壁隔離着。監獄中底社會與監獄以外底社會也是被牆壁隔離着。每個犯人都有一個希望拆去那樣的牆壁，能够呼吸到自由底空氣，犯人受到那樣的分離是因爲刑罰的處分，但完全的人類曾經起了什麼罪要受到這種被分離了的刑罰呢？國家這個堅固的牆壁將我們底心隔開了，我

們是爲什麼不要拆去牠，毀掉牠？

「我要將我底覺悟告訴世界，使別的人能够覺悟。忍受刑罰底痛苦是我應該與能够做的最偉大的事。因爲牠是比死更難做到的。」

「那天，我轉過了我底脚步，向着我原來走過的路程回去。我愛我底國家，我應該愛她；但支那人也愛他們底國家，他們也應該愛她。這樣使兩個國家底人民每個人造成了一座牆壁，將他們自己底心分離了。我應該利用我底機會將這個事實暴露出來，使別的人能够像我同樣地覺悟。」

「我將我自己底脚步停止了，分辨我應該走的路程。我發現我自己已經被帶到了紫金山。一陣疲憊突然地襲進了我底身體。我不能數出我離了我底家已經有了幾天。在那兒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山洞，並且將牠做成了一個合適的房間。我睡在了裏面。那兒雖然不能夠與我底家做比較，我能够將我自己浸沉在自然的環境中，使我得到了豐富的生活底愉快。等候我底精神稍微恢復以後，我要回到我底家。」

「但我已經不能夠再忍住我底胃底空虛。我沒有帶着錢，因為我是被命令了去死。但我需要牠來減去餓底痛苦。飢餓使我沒有一點力量能夠再忍耐了。我祇找到了一個小的飯店。我吃完了以後將我底內衣上面底金的鈕扣付給飯店作為代價。這個鈕扣是被懷疑了。餐館在鄉間或在城市都貼了賞格底廣告，牠的上面印着我底照像。店主找了一個警察來，將他底懷疑告訴那個公務員。我於是被發現了。那個店主為了這個發現得到了賞格中所約定的錢，那個警察為了發現我，得到上司底誇獎與升級底恩惠。這是滑稽，我成為他們底利益。」

「如果我遲了兩天被發現，那個首都底警察權是要被搶去了。領事爲了引虛失職，已經調到了幾隻我們底國家底軍糧。他們限制了支那底政府在五天以內要找到我。如果不能夠，在第六天他們底警察權是要被奪去了。但我並沒有失蹤；我歸來了。我被帶到了公安局。我告訴他們於我所受的命令與我底覺悟。他們待我很好，完全不像我會經看見過的他們欺侮他們自己底公民底態度。」

五

「我被押送了回到我們底國家。幾天以後我被審判了。我可以聽到許多旁聽的人低聲地說我是有神經病的人。我底律師不知還爲什麼不依照我自己底意思將我被命令了去死底事實與我底求生存底決心替我說出來。他也說我是一個有神經病的人，請求法官減輕我將要被判決的刑罰。我並沒有犯罪，爲什麼要去請求減輕刑罰呢？」

「於是我被送到了這兒。四面都是牆壁！我不能呼吸一口自由底空氣。我底妻子帶了我底孩子每星期來探望我一次。她不肯告訴我她是如何維持了她們底生活。但我猜他們一定是很困苦的。我有什麼事能夠安慰他們呢？」

「我要被牆壁隔離着忍受十五年底時期。十五年，那不是一個短促的時期！我已經走了的祇有一點兒，還有更長的在等候着我去走牠。我已經決定了我自己底忍耐，等到刑罰底時期滿了的時候，我一定要努力告訴世界一個人被牆壁隔離着是如何痛苦，一個世界被牆壁隔離着是如何悲慘。現在我們雖然是身體被牆壁分離着，我們還可以使我們互

相了解，我們還能够談我們底話。在世界上許多人由國家這座牆壁分離了甚至還不能談做到我們底這種情形。

「我沒有什麼事要懺悔，因為我沒有做什麼錯事。但我相信我底生命上一定沾污了罪惡。不然我爲什麼會遇見了這樣的痛苦呢？」

「你看四面都是牆壁，我底妻子，孩子，朋友被牠分離了！你與我及這樣的靠近，但還是被隔離着。

「我沒有一點能力可以減少我自己底痛苦。我接受了我底妻子底勸告，求菩薩來保佑我。每晚我將我底痛苦呼聲跟着唸着的經文告訴菩薩。我雖然不能夠確定菩薩是否肯捨棄他自己的意見，完全的依照着我底要求賜給我幸福，但除了要求菩薩以外，沒有第二個希望。我祇得這樣做。

「我曾經用功地讀過歷史，從牠知道世界受到牆壁底隔離所產生的悲劇。比較世界底年紀還要多。沒有一次流血不是因爲一部份的人要造成他們自己的堅固的牆壁；沒有

一次最大的痛苦不是因爲被包圍着的牆壁隔離着，不讓開在別的牆壁中間底人來幫助他們，安慰他們。

「拆去與毀去我們中間底牆壁吧，」這個呼聲許多年數以前就說了，但並沒有一座牆壁被拆去與毀去。相反地許多牆壁是重新地修理過使牠們成爲更堅固的，更牢靠的。

「拆去與毀去我們中間底牆壁吧，」這不祇是我們底呼聲，這是我們所應該有的行動。我要忍受一切我現在所受到的苦痛。等到十五年底最後的一天，那時候我還不是太老的人，我還有一點兒力量參加拆去與毀去牆壁底工作。

「直到現在我所不能夠取消的氣憤是一切的人都說我是一個有神症病的人。這個判決比較十五年底徒刑更痛苦。但我又沒有辦法可以禁止他們那樣說。」

「朋友，依照你底意思，我是一個有神症病的人嗎？」

礦界

胡蘇

——紀念亡友霞腳，這個故事是她對我講的

一

「不要下去吧！」緊緊地抱着他底頸項。聲音是顫抖的，好像是在祈求着。「亞道甫你看這是第二十一次，已經有二十次被送下去了。仍然沒有一點消息被帶了上來。二百個人已經下去了，不是已經够了？若是他們不能夠做什麼，你與你底同伴能夠做什麼呢？亞道甫留在這兒吧，並沒有一個人勉強你下去，爲什麼你要去冒險呢？」

亞道甫冷靜地推開了她。「是的，我一定要下去。」他說：「爲什麼做一件事一定須要親勉強呢？已經下去了的是我底同伴，我應該像另外的二百個人同樣的去救那些受難

的同伴。二百個不能夠做什麼，所以須要更多的人下去。我一定不會遇到危險；我一定不會不安地回來，你看已經有九個同伴站在了吊籠上，他們在等候我底參加。瑪格麗，不要爲了我擔憂，我一定不會遇到危險」。

離開了她底懷抱，瑪格麗看見他敏捷地擠進了那個簡陋的升降梯，那是一個吊籠，面對着瑪格麗底那面是矮的柵欄，另外的三面是稀疏的柱子連結了頂與底。十個手揮着，十個臉都帶着愉快的神情。但是牠們都不能夠有一點力量阻止瑪格麗底眼淚從她眼睛裏流出來。

那個吊籠慢慢地沉下去了。牠彷彿拉着瑪格麗底心向着底下沉着。她擠到了那個吊籠底洞口從柵欄底空格望下去。沒有一點光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看到。沒有一點聲音從底下送上來。

幾分鐘以後空的吊籠又被吊上來了。於是第二十二次下去，第二十三次，第二十四

入

四百個人被送下去了。真沒有換得一點消息上來。站在吊籠進口旁邊底那個人，他握着電話底聽筒，沒有一點兒變化可以從他底臉上被看出來。他沒有一分鐘讓自己休息，數着被送下去的吊籠底次數。時間已經在深夜了；工廠底工人漸漸地少了，但還在被送下去着，瑪格麗沒有一點感覺她已經站在那兒享了一日，從早晨到深夜。每一雙眼睛都看着那個電話旁邊底人，希望他說出一個消息。但沒有。每次吊籠被吊上來底時候，每個人底心裏都在說：「這次他們回來了！」但沒有一個人用聲音說出來，每次被吊上來的吊籠是空的；牠帶給人一個失望。

突然地那個電話旁邊底人底臉上呈現了愉快，對着話筒說：「完全修好了！」他底聲音並不是高的，但站着的人每一個人都能够聽到牠。吊籠被吊上來了，牠底裏面站着最後的十個人。

「你看，我安全地回來了」，一個愉快的聲音對着一個朋友說。

「完全修好了，別的朋友也要上來了」，另外一個人抱着他底年輕的妻子。

瑪格麗停留了在吊籠底進口等候她底亞道甫。第二次被吊上來了沒有他。但她底心已經不似幾分鐘以前那樣縮緊着。

在第三次被吊上來的時候，進口底下發生了一陣沉重的聲音，那是好像許多被堆積着的東西倒了下來。這個聲音使一切的人都靜了，沒有一點聲音從幾百個人底口裏發出來。沒有一隻腳從籠底原來的地位移動着。瑪格麗回過她底頭，沒有看到一個人有動作，除了在這的地方一個年老女人在她底胸前畫着十字。

十個人仍然被吊籠送下去了。但幾分鐘以後他們又被吊回來了。一陣陰暗的影子籠罩在他們底臉上。他們遲鈍地走出那個電梯。他們低着他們底頭，沉默地對大衆走着。

「你們遇到了什麼？」一個悲哀的聲音問。

「第一號礦道倒塌了」。

一陣擾動從大衆中起來。許多年老的與年輕的女人擠到了十個人底面前包圍着他們。

「一條礦道有多少深？」

「一里」。

祇有一里！但已經能夠凍住了每個心。掘開一里底鐵道是多麼困難的事！礦穴裏面沒有足夠的養氣，沒有乾淨的水，沒有一點兒食物。

另外一陣倒場的聲音靜止了喧雜的聲音。第二號到第八號礦道也倒塌了，電話旁邊底人簡單的報告加重了每個人心上底暗影。哭底聲音突然地爆發了，像火在燎原燒起來了。眼淚流在每個人底臉上。瑪格麗覺得一陣疲倦襲進了她的身體。飢餓也對她威迫着。她底腿不能夠再有力量支持了。

她暈倒了在地上

二

瑪格麗醒了的時刻發現她自己睡在吊籠底欄杆旁邊。她沒有被注意着。沒有一隻手

扶起她。想起了她底手裏面的包子是有食物在裏面？那是她爲了亞道甫所預備的，她貪婪地吃完了牠們。那些食物帶回了她底精神，她底力量。

大衆已經遷移到工廠底總辦事處那個建築底前面。瑪格麗面着他們走去。

道奇先生，這個道奇兄弟公司底主人，站在台階底上面。他底臉上呈現着憂慮的轉情。他底手放在他底背後，好像有一付拳鎗束縛着牠們，工人與他們底朋友或者親戚沉靜地站在台階底下面，祇有眼淚在每個人底臉上流着，那是唯一的動作。

「我已經告訴了你們」道奇先生對着大衆說。「我已經做了我所能够做的事，現在我不能够再做什麼。第一次倒塌了二個礦道，在裏面關閉了二百個工人，我所能够做的祇有讓別的工人下去救他們。但四百個工人下去了以後祇換得另外八個礦道底倒塌；我還能够做什麼呢？你們應該了解這樣的倒塌對於公司底當局是什麼損失」。

「你一定要做一點事讓他們上來」！一個聲音從大衆中喊着。

「六百個生命在底下呢」是另外一個聲音。

「六百個生命與你底財產是那一方重要？」一個責問擲了過來。

「你讓六百個生命這樣的滅亡嗎？」另外一個刺殺進了道奇先生與工人底心上。

「靜些」道奇先生舉起了他底手，「朋友，請你們不要恨我，並不是我不願意救這六百個生命，但我沒有方法去救他們。八個礦道是倒塌了，那就是說八里已經被斷絕了。現在我們祇有很少的工人在上面，若果我們去修理那些礦道，那是須要半個月底時間。六百個人，沒有空氣，沒有食物，沒有水能够等候我們嗎？」

沒有一個人回答他。每一個人底頭都低下來了。更多的人在他們底胸前畫着十字，一切的人好像站在一座坟墓底前面。沉默地祝福着靈魂底安慰。

「我有一個辦法」瑪格麗對他自己說。她底聲音是低的，但已經可以使許多耳聽到，幾個年老的女人苦惱地望着她，彷彿是將一切的希望放在了她底身上。許多底頭回過來看她；每雙眼睛都是帶着熱烈而感情。

「告訴我們什麼是你底辦法」，一個聲音催促着她。

瑪格麗沒有想到她底低聲會發生那樣大的效果。她遲慢地向着那個台階走去。大衆自然地讓出一條路來，瑪格麗經過了牠。

「我底辦法是膽下了的同伴都到離開這兒不遠的摩根父子公司去，請他們讓我們到他們底礦道裏，掘開逃在這個公司底礦道底礦界。我曾經聽見亞道甫講過，若是毀去那個礦界這個與那個公司底礦道是相通的。我想毀去礦界一定比較掘開八里填塞了的礦道容易的。這是唯一的我們所可以做的事。也許我們底同伴在底下已經做這個工作，但我們從外面幫助他們毀去那個堅固的礦界一定可以供給他們得到便利。」

一陣高興的喊叫從台階下面升了起來。瑪格麗也目己驚異地會正大衆底面前說了那樣多的話；她從來沒有受過演講底訓練。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道奇先生舉起了他底手來停止大衆底聲音。「我應該承認這個女孩子底辦法是好的，但却不是一個實際的。因爲，你們應該了解摩根父子公司是在亞爾薩斯底邊境，那兒已經被德意志佔據了，所以她已經在外國的主權底手中。若

是我們要請求他們讓我們和用他們底碼道一定要經過外交的手續。而且你們再想一次，爲什麼我們要去向我們底敵人請示呢？

他底辯解贏得了許多人底猶豫。交際手續要等候長的時期，但六百個生命不能夠等候。而且這個雷爾薩斯區域，對鄰近的勞倫是同樣的命運，是從法蘭西底主權中被奪去了受着德意志底統治！這是法蘭西底羞恥，這是每個法蘭西人所受到的侮辱。每個法蘭西人是在忍耐着這種仇恨，等候一個機會來報復。向着敵人請求她底幫助，對於自己是如何慚愧呢？

「不，我們不能夠猶豫」瑪格麗底勇氣被激動了。「朋友，記着，有六百個人底生命在底下，他們在等候着我們底力量去救他們。德意志也許真的是我們底敵人，但那是國家底政治。我們絕對地不能夠捨棄這六百個人底生命讓他們去毀滅。我們所要做的是救他們。現在我們應該動了」

「你們不能夠這樣做」范倫先生焦急地接了說。「一個公民有義務愛他底國家，尊

重他底國家底尊嚴。那個境界是代表有兩個國家底王權底界限，你們不能夠毀去她，我能夠確定摩根父子公司不會讓你們這樣做。聽着我，讓我們想出一個更好的辦法吧」。但沒有人注意他底話。大眾像一陣旋風跟着瑪格麗向着那排貨車走去。

三

在她底前面是一條寬寬直的路。他這亞爾薩斯。沒有一個生物在這條路上出現着。黑暗地勢力已經逃去了；淡的薄的光明照着這行列汽車前進着。

那是黎明底時候。

立的路旁底石碑過去了幾個。「離開境界二里」底石碑終於出現了在前面。兩旁底原野是一片成熟了的農業的植物。遼遠的地方有幾座簡陋的房屋現在有了白的煙從牠底煙囪裏飄出來。初秋底微風將牠吹着消失在天空中。

「離開境界一里」。又是一塊石碑過去了。

「我猜，」車夫說。「道奇先生已經用電話通知了邊界底警士，他們會阻止我們底前進」。

「那麼我們如何可以繞過呢？」一個工人從後面問。

「我們繞過去」，車夫簡單地回答那個聲音。「若是我們顧慮他們，我們就應該照着道奇先生所說的，呈請外交部去替我們布置了」。

汽車終於臨到了邊界。一排警士攔着路。在他們底後面是一道木柵欄劃分着法蘭西與德意志底邊界。這個劃分代表着兩個國家底獨立的領土底範圍。這個劃分標明兩個國家底主權底限制。從法蘭西底警士底頭上看過去，德意志底警士也排列着。他們是顯然地得到了通知。他們已經準備好阻止這行列汽車通過兩個國家底邊界。

有一個警長揮了袖底手命令這行列汽車停止。另外兩個警士走到第一輛車子底前面，那兒坐了瑪格麗。

「請你們給我們查驗你們底通行證」一個警士舉起了他的手行着禮。

「我們沒有」：瑪格麗說。

「那末你們是不能夠通過這個邊界」另外一個警士冷淡地說。

「但我們一定要通過。我們底使命比較進行是更重要的」

「姑娘」警士揮着槍底手招呼他底同伴。「我們不能夠顧慮你們底使命。我們底責任是阻止一切沒有通行證的人通過這個邊界」

瑪格麗旁邊的車夫好像沒有看見有兩個代表底警士站在汽車底前面，他開動了那個車子。

「跟着我」他喊了。

前面的警士，法蘭西底與德意志底，敏捷地躲開了。抄着一種木底斷裂底聲音發出這一行列汽車很快地衝過了邊界。

一陣高興的呼聲從這行列汽車上底工人中爆發出來了。

「我們要衝破那個邊界像我們現在衝破這個邊界一樣」，瑪格麗聽到一個聲音在

說。

四

摩根父子公司已經有了空備，堅固的鐵門是鎖着。鐵門底裏面站着很多的警士；有些在接着自來水，有些拿着淚氣槍，有些在揮着木棍。那正是早晨上工底時候，許多工人在遠的他方站着。

瑪格麗跳下那輛汽車。她回過她底頭看她底同伴。二十輛汽車底行列停在她底面前。但祇有五輛是工人，這是賸下了的。祇有一百個人！其餘的境在還關閉在礦裏面，等候着援救。十五輛汽車裏是工人底家屬。也許他們能够做一點事，但他們絕對地不能够到礦裏面去。這個現象使瑪格麗憂慮了。

「我們不能够停止在這兒」，一個工人說。

「讓我們選舉幾個代表去交涉吧」另外一個工人說。

這個提議立刻被同意了。幾分鐘以後三個幹練的青年約工人被派定了去實行他們底使命。

但沒有效果。三個人帶了憂慮的容貌回來了。他們還帶了一個消息回來，那是廠根先生所說的：「若是有了一輛車子靠近公司底門，牠立刻會遇到不幸的悲劇」。

這句話像重的槌子打在瑪格麗底頭上。這個打擊差不多要使她跌倒下去。黎明底太陽光照在工人底身上，沒有一個人覺着，但相反地好像黑暗的勢力籠罩了他們。

「我們不能夠做什麼。我們祇能夠回去了」，一個瘦的矮的工人說。「你們看，他們底戒備是這樣的週密，彷彿是等候着開戰。我們沒有一點武器，我們如何能夠得到勝利呢」？

「但我們有六百個同伴在底下仰着他們底手在等候着援救呢」！另外一個聲音在辯駁着。

「這個世界本來是滑稽的」一個年老的工人說。「我們是被拒絕了去挽救六百個生

命。國家底邊界成爲我們底障礙；國家底組織是被利用來停止我們底挽救六百個生命底工作！這就是我們底世界」。

「我們祇有採用我們底舊的方法，衝過去」，一個工人說。

這個導議說有人說出一個字來表明贊成，沉默地每個人轉過他底頭向着鐵門裏看。自來水，滾氣彈，木棍在等候着。警士底身上還帶着軍器，在必要的時候他們還會利用牠們。

瑪格麗計算着鐘點，這是在亞道甫被送下去了以後第十個鐘點。不能夠再猶豫了。在一個地方沒有充足的養氣與水忍耐十個鐘點是困難的。六百個人底手伸着等候着挽救！瑪格麗底腦子裏看見這些六百個苦難的臉，他們當中有一個臉是亞道甫。

「我們祇有採用我們底舊的方法，衝過去」又有一個工人提議着。

「這早我們底唯一的辦法了」瑪格麗說。「我們祇能夠這樣做。」

開足了馬力，發狂地，車子向着鐵門衝過去。那座鐵門被推倒了躺在地上。車子從

牠底身上過去。同時冷的水沖了過來。澆在瑪格麗底臉上。水底力量是大的，打在她底臉上彷彿是一根木棍打着一樣。接着完全的人都浸沉了在一陣霧裏，每個人突然地感覺着喉裏非常的乾燥，不能發出聲音，眼淚不能抑制地流在臉上。

二十輛車子都被停止了，但在摩根父子公司底工廠裏。

五

「告訴我，姑娘，你們爲什麼要衝進這個工廠？」一個陌生的工人問瑪格麗。「我是摩根父子公司底工人，不要怕」。他將她拖出了汽車走到離開霧比較遠的一個角落裏，

瑪格麗並沒有喪失她底神志；除了淚氣不能夠使她底眼眶停止，她好像是在哭。她告訴那個陌生的工人關於道奇弟兄公司所遇到的悲劇與他們到摩根父子公司來底目的，

「唔，道奇弟兄公司」，那個工人對着她自己說，「德意志與法蘭西是敵人，摩根

與道奇是競爭者，我們底工會與你們底時常的衝突；我能够做什麼呢？」

他底話每個字都好像重的東西壓在瑪格麗底身上，亞道甫從來沒有告訴她有這樣的情形，忍受了冷的水，淚氣的彈與流出別的人底頭上底血底代價不能够換到什麼，一陣失望底感覺襲進了她底心，她祇得哭了；她流了更多的眼淚，不是淚氣彈底作用。六百個苦難的臉出現在她底眼睛前面，六百個人底手舉着等候着援救，沒有一點希望可以安慰他們，國家好像底下那翻礦界底劃分着兩個國家底領土，主權，財產；她劃分了人類的底心。國家這個界限使法蘭西與德意志成爲一對敵人！國家使道奇先生與摩根先生兩個國家底顯著的實業家成爲競爭者！國家隔斷了人類底友愛底本能使兩個工廠底工會時常地衝突。

「但我們人類能够爲了「國家」這個界限忍心讓六百個人底生命這樣的在礦裏毀滅嗎？」瑪格麗問着她底陌生的同伴。她已沒有一點能力留下來了可以說服他。

「讓我去試一下」那個工人說。「你可以坐在這兒等候我」。

瑪格麗可以從她底地位看到那個戰場。自來水與瓦斯管底攻擊還沒有停止。一個警士竟敢用他底木棍訂着一個女人底頭。瑪格麗要站起來去阻止他，但是他太遲了，那個女人被打暈了，拖到旁邊，像屍身一樣的躺在地上。

突然地許多工人從壕的角落裏跑了出來，他們搶了那些警士手裏底自來水管子與空氣槍這個新的發展使瑪格麗底精神恢復了，她明瞭這是那個陌生的工人底成功。新的希望在她底眼睛前面跳躍着。

很機警地瑪格麗從階的地方向着那個戰場走去。在一輛汽車底輪子旁邊她看見一個工人被打暈了躺在那兒。她熟練地將他底工衣服脫了下來，從他底頭上拿了帽子，她的上面有一隻安全燈。她將她們穿在自己底身上，戴在自己底頭上。

戰場上平靜了，摩根父子公司底工人完全參加這個拯救六百個生命底工作。在遺棄弟兄公司底工人後排排列着摩根父子公司底工人。他們向着吊籠底進口走去。瑪格麗跟着他們。

她數着她底原來的同伴。祇有七十個人。三十個人是受傷了，爲了礦裏底六百個生命！也許有更大的危險在前面等候着，但沒有一個人底臉上呈現着有那樣的顧慮。

靠近吊籠底進口底地位瑪格麗靠近了那個工人底隊伍。她並沒有被發覺。因爲許多的摩根父子公司底工人是這樣的參加。幾分鐘以後她也站在了在吊籠上。

完全地吊籠浸沉到了黑暗中。混濁的空氣幾乎窒悶了人不能夠呼吸。瑪格麗覺着她已經被送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中。黑暗底氛甯重重地壓着包圍着她底完全的身體。她預備要使她底轎子上面安全燈發出光明。但她又沒有那樣做，因爲吊籠中另外的九個人都忍受着黑暗底襲迫沒有什麼可以聽到，除了這個吊籠下降底聲音。黑暗與靜寂統治着礦裏底世界。

吊籠停止在一个暗的電燈旁邊。狹的鐵軌道展開在眼睛底前面。她隱沒在礦道底黑暗中。這兒與那兒在軌道上旋着手車，牠底裏面堆積着鐵礦。

「哦，又是你」，一個低的聲音對着瑪格麗說。

她認識他，道奇弟兄公司底一個工人。

用一個手指貼住了她底嘴，她暗示他不要說出來。

每個人拿了一把鶴嘴，將牠放在肩上。瑪格麗也墊了她底。她跟着九個人走進了第一號礦道。

七

終於走到了目的地。那是很遠的離開吊籠底地位。已經有五六個工人在那兒用鶴嘴對着那個礦界劈着。汗點從他們底身上流出來，浸濕了他們底衣服。

瑪格麗看了她底頭上，她底左面，她底右面。都是煤。但她底面前那個礦界是堅固的石牆壁那是人工所砌成的。在有一塊石上刻着幾個字，說明這個牆壁是劃分着德意志與法蘭西底領土。在她底下半段刻着砌成這個礦界底日期。瑪格麗能够猜出建築這個礦界底時候是如何慎重。但現在牠要被毀去了。

更多的工人參加了。他們輪流地用他們的底鶴噴鏟劈在礦界上面。一塊石磚被打碎了，於是又一塊。沒有一個人疏忽他底工作，沒有一個人節省他底力氣。

「爲什麼在礦界底另外的一面一點聲音沒有聽到呢？」

「我希望他們還沒有死去。」

「誰知道呢？二十個鐘點沒有充足的養氣與水要生存是很難的。」

「但也許這個礦界是太厚的，我們還不能夠聽到另外的一面底聲音。」

焦急的聲音在他們底中間問着與回答着。

「這礦界有多少厚呢？」瑪格麗終於問了。

「大概有十二尺厚。現在我們毀去了一尺。」

祇有十二分之一！但是瑪格麗覺着她底心被一種力量鬆了一點。這樣厚的礦界，她劃分了兩個世界。毀去這個礦界是多麼難。牠是那樣堅固的。因爲有牠底存在六百個生

命之間開了生與死底門。她不能夠生存的礦道中。她看着那些工人底努力，毀去

這個礦界，雖然牠是厚的，牠是堅固的，牠能纏繞着牠終於要被毀去。而且這個結果一定不需要長的時間，她猜。已經有二分之一被毀去了。若是礦界底另外一面也是在被毀去。去着祇須要化幾短時間就可以從那一面底礦道通過到這個礦道。

偶然地一個工人帽子上底燈全燈照在地上；瑪格麗可以看見汗從他底臉上滴下來在地上。他們都認真地做那個毀去礦界底工作。他們底莊重的臉可以證明他們是如何爲礦界底另外一面底六百個生命在焦急着。他們底中間沒有一個人爲了礦界底另外一面底六百個曾經與他們衝突過，是他們底仇敵，吝嗇他底能力。他們祇有一個意思在他們底腦中——毀去那個礦界讓六百個人保持他們底生命。

「聽着，另外的一面也在打擊着這個礦界」一個工人底喊叫驚破了沉默。從他底聲音，瑪格麗能够聽出他底心裏底愉快。

大家停止了他們握着的鋤頭。

那是一種低濁的聲音在另外的一面打擊在石上。但那個聲音清脆地敲着這一面每個

人底心上。那是微弱的，但有力地激動着每個人底情緒。

大家重新繼續他們底工作。他們比較以前更努力。像一陣暴雨打響着窗子，那些鷓鴣嘴鋤劈着那個厚的，堅固的礦界。

另外的一面底聲音不斷地更響了更多的石磚被打碎了，堆積在地上。瑪格麗也用那個重的鷓鴣嘴鋤劈着礦界底石。

最後礦界是完全地被毀去了。一個工人從另外的一面走了過來，疲憊已經克服與佔據了他底整個的身體，但他還能夠掙扎着走過來。他底後面跟着幾個他底同伴。他們熱烈地握着這一面底工人底手。他們並沒有說出一個字，祇是沉默地互相握着手。

瑪格麗看着那些被救了的。每個人從另外的一面底礦道走了過來都不能够被地漏去。

「哦，我底亞道甫」她終於看到了他「吻我吧。」

「你是誰」？亞道甫看着他底臉「哦，瑪格麗」！

他懷抱了他。

安全燈底光明從甬道底顯下，照着堆積着的石。瑪格麗能夠看見有一塊一面刻着字

。她顫了她。

她底上面記載着鐘界那個字與建立底日。

但他已經是敲打碎了的。

雨

一陣沉重的鐘聲驚醒了我，那兒是在一座教堂底前面，二對尖的塔頂站在每一個角上插在雲裏，一個鋼的十字架站在那個半圓的屋頂底上面，標誌着那是一個天主教底建築物，突然地冬季的寒冷的風底嚴厲與身體底疲倦底感覺襲擊着我，那是在一個黃昏底時候，太陽光已盡無力地墜了在地平線底下，我自己被發現了跟着我自己底影子走到了這冷靜的路上

我並不是一個天主教底信徒，無論什麼神在我底思想中不能夠佔一點地位，但是我沒有一點猶豫走進了那個教堂，已經是許多日子底情形，我像沉了我底思想在一種沒有一點知識，沒有一點感覺底狀態中，我曾歷爲了我自己底意志力底堅固誇耀過，但

是在我明瞭我已經是一個被棄了的人，我竟失去了我底鎮靜底能力，愛情好像一座牆壁，牠是用一塊一塊磚頭砌成的，完成牠需要無數的動作，但是祇要一個動作，就可以將牠完全地推倒。受了愛情底打擊比較別的打擊更痛苦。我坐了在一個角落裏，那兒祇有一個或者兩個人佔據着那排椅子。我跟着別的聽衆唱了一首讚美歌，於是又跪了在地上。但是我沒有像他們在前禱着，雖然我也閉了我底眼睛，那是爲了得到一點休息。那個領導着的神父有很好的記憶力，他能夠將一篇長的祈禱文完全地背誦出來，每個人跟着他的聲音重複了字尾普長的句子。我忍耐了我底疲倦，直到他說了最後的一個字才回到了我底座位，跟着又是唱讚美歌。以後神父底演講終於臨到。

那個神父有一種低沉的聲音，散佈在教堂裏彷彿是在空的山谷中，引起了我底漫遊底興趣，我想到了我曾經到過的山底許多景象，我看着每個人底頭，彷彿那些是山上面的一棵樹木。

我底眼睛停在一臉，我自己竟沒有能力將牠收回來。那是一個嬌媚的臉，但是

蹣跚的，黑的外衣，黑的帽子，黑的面紗纏着那個白樺的臉。她坐在我的旁邊，我猜她是帶着閉着眼睛跪在地上休息着的時候進來的，她低着她底頭，不能够分辨她底眼睛是閉着還是張着。她底長的深櫻色的眼睫毛像一把小的扇子蓋着她底眼皮。

在她感覺到她是被注意着，她底頭要抬起來底時候，我總是敏捷地將我底眼光溜走了。落在那個多鬚的神父底臉上。我能够看出她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信徒，那是因爲我看見她有一個銀的十字架懸在她底胸前，與她底衣裳底顏色。但是我以爲那個十字架是一件黑的衣服底裝飾品是比較更有意義的。我跟着她跪在地上，我竟跟着她學會了用我底三個手指在左肩上一點一下，在右肩上一點一下，再在額上點一下，心口點一下，畫成了一個十字。

於是我跟着她站了起來，那是一切的節目已經完畢了。我故意地沒有跟着別的人擁擠出去，我回過我底頭去看我底那美麗的美麗的鄰，但是突然地我底眼光被逼到別處去了。她正看着我；她底光明的但是溫柔的眼光竟使我自己底迷惘了。

「先生，究竟是你注意着我，還是我注意着你？」

沒有一點笑容，說着流利的法語，她一定是法國人。

「是我注意着你，姑娘。」

「從我底臉上發現了什麼奇蹟嗎？」

「當然，若是你底嘴唇底上角沒有那糕糕，你底美麗還不能夠使人驚奇呢！」

她用一種怨恨的眼光投過來問答了我；沒有再說一個字，轉過她底身體走出了那個

歌廳大門。

那些長的眼睫毛，那個白皙的臉，那套黑的衣服，玩弄地遮蓋了我底心上面的創痕，我企圖許多次驅逐那個影子，讓我安靜地嘗着寂寞了的苦味，但是我總是屈服的，讓那

個影子襲進了我底心。

星期一過去了，星期二也過去，星期三又過去了……

星期日又到了。天氣彷彿特別的好。沒有一點風。下午我換了衣服去散步。

我算着鐘點，三點鐘走進那個教堂是稍微早的。這次我應該比較遲一點去，那樣可以找着她，坐在她底旁邊，我用最可能慢的步子在饒飛路走着，街上每個人底臉都帶着愉快的神氣。

三點半，正是我所預定的時間，我走到了那個教堂底門口，突然我覺着我底心跳比較幾分鐘以前是快些的，我摸了我底領帶，他一點也不是歪的，拿下了我底帽子抹着頭髮使他不是亂的。我鼓勵着自己走上門口底石級。

我看見了她，坐在比較前面的一排，我用我底脚尖無聲地走到那兒，從一個年老的人底膝蓋前面擠過去，坐在她底旁邊，仍然完全是黑的，仍然讓長的眼睫毛遮蓋着眼皮，我裝作着沒有注意她，將我底臉面對着台上的神父，但是我並沒有將我底眼光冷

淡她，是這樣的我化費了一個星期。底下下午，同樣地是另外一個星期……

教堂底門口幾株樹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長滿了青的葉子，春又回來了。

從某一個夜裏開始，雨點點滴滴地沒有停止過，星期六到了增加我底擔心，雨天，她總不會來吧，我想，五日沒有中斷過下雨也應該够了，我已經習慣了穿整齊的衣服。那是我以前所忽畧的，每星期日去到那個教堂禮拜「聖母」，但是在雨天怎麼能夠保持我底好的態度呢？這樣的天氣真是可恨的！

但是第二日雨停止了，天氣是陰沉的；白色的雲散佈了在天底每個角落裏，我覺着我底心是輕鬆的好像有光明的太陽光照在牠底上面，我掬着我底口脣吹着「聖母我讚頌你」那首讚美歌。

我總是幸運的每次能夠在她底旁邊，右面或者左面，找着空的位置進我底身體。我數着日子那是第九次我底脣靠着她底，已經有了兩個月我是這個教堂底熱情的信徒，我想，若是這些聽衆中間有一個注意着我，他一定會爲了我的幸福在羨慕着——每次有

一個美麗的女子坐在我底旁邊！

教堂底窗戶雖然關閉着，從那些顏色的玻璃不能夠清楚地看見外面的景象，從輕微的點滴的聲音我能够分辨那是又在下着雨。我望着台底旁邊立着的聖母底塑像，感激她給我那樣的一個機會。我猜我底鄰人一定在焦急着如何可以從這個荒僻的地方得到街車回到她底家，我計劃着如何可以找着一個機會來表現我的熱心的願望。

我遲慢地跟着別人底脚步跨出那個教堂底門限，我預料着她一定在門口望着雨點嘆氣，我將我底笑容藏在心裏。

但是外面沒有她，雨點是很急遽的，我竟沒有一點勇氣穿過那些雨點爲了我自己服務去得到一輛街車，我看見她走出那個教堂底門，怎麼會那樣快，就從我底眼睛前面滑去了呢？那個黑的衣服，黑的帽子，黑的襪子，黑的鞋子！

「先生，往這個方向走」，一個聲音，說着英語，在我底左面。那是一個車夫，我猜他是俄國人。我接過了他遞給了的那把傘。我能够確定他是錯認了人，但是雨是大的，

我祇得利用這個機會。

那個車夫恭敬地開了車門，一雙穿了黑的襪子與黑的鞋子底女性的腳呈露在眼睛前面。我抬起了頭，竟然是她！在微笑着。

我覺着一陣繃氣籠罩了我底臉，一陣劇烈的跳動震盪着我底心。我失去了我底知覺。幾秒鐘以後我發現我自己佔據着那個車子底一個角落。

「你沒有從兩點中間找着空的位置」？帶着笑的聲音投到了我底耳裏。聰明的姑娘，靈巧的嘴，我有什麼話好說呢？我祇能夠笑。

車子行駛。那是一輛最新式的大而輕車。從這個車子可以決定車子底主人底社會的地位。她好像是很愉快的，帶着微笑在她的嘴角，彷彿爲她自己驕傲捉到了一個俘虜。我竭力地鎮靜我底態度，在我底心裏慶祝着我這樣意外的幸運，丟去了她安帶找到

什麼地方底顧慮。

車子停止了，在Elo's Cafe底門口。並沒有一個吩咐那個車夫這樣做。顯明地她習慣地消磨她底賸餘的下午底時間，從教堂出來以後，至這園地也。有一個時期我也

是那兒底顧客，我懊悔着我沒有繼續我底習慣。

「好，我們到了這兒……」

我不讓她完畢了她底話就接着說：「那麼讓我介紹我自己吧。這是我底名字」。我遞給了她一張我底名片我繼續着，「職業：新聞記者；年歲：二十五歲；國籍，這個古舊的國家底下系；身高：五尺七寸；重量：一百五十磅。另外還應加一個註，還沒有結婚」。

「祇有這一點描寫」？她笑了。「你應該再多加一個註：一個有恆心的與非常會說話的人」。

「謝謝你提醒我，非常會說話的人靠着他底恆心終於成功了一個嬌媚的公主底俘虜」。

「我羨慕你底聰明啊！」

「爲佩服你有這樣的辨別力呢！」

但是我的聰明并不能够使她告訴了她底名字以外的一點別的事，起初我以爲她是一個好口才的女子，但是幾分鐘以後我了解她是喜歡沉默的。

一個年老的提琴師走上了平台開始奏演了序曲：那個調子是熟悉的，但是我不能夠從我底腦子掘出他底名字，我起初想趁這個機會發表一點音樂的理論，那樣可以引起她底談話，我恨那個提琴師竟選擇那個熟悉的調子，偏是我不能夠想起他底名字。

「雨停止了」，她低聲地對着她自己說着，看了她底手臂上面的錶，「現在是我回到家底時候」。

「讓我有那個榮幸來付賬吧」；我說。

「謝謝你」

她站了起來，拿起了她底手袋，黑色的。

「就這樣釋放你底俘虜嗎？」我接着說。

「Ah adieu monsieur。」跟着一個微笑。

「Oh an revoir mademoiselle。」

「我明瞭你能够說很好的法國話呢！」

「但是我的法國話還不能夠感動一個法國姑娘說出她底住址啊！」

她聳了一下她底肩，沒有再說一個字走出去了。

四

「機靈的無冕的皇帝：

到我的家裏來吃晚飯，今晚六點鐘，住址讓你知道吧。——福國森路第八百六十五號，

這是一個普通的約會，不必焦急你沒有晚歸罷。

C. D.

星期三

我噴出一口煙，讓一套煙底圈子在我底前面消失了，在我讀完了這個短的信以後，我重進了讀符他，那是秀麗的筆跡，晚禮服若是必須的，真使我焦急呢，她真是一個可怕的聰明的女孩子！但是正因為她底聰明底可怕的程度表現着可愛的性格，男子是一種奇特的動物啊！

我留下了未完的工作到明日，專心地考慮我應該如何發展我底命運，這是一個非會的日子呢，已經滿了四個月自從我第一次踏進那個教堂，我曾經化費了十六個下午去禮拜盤母，已經用完了我所有的智慧去克服一個女子底心，想到賸餘的悠長的人生底旅程，我竟感覺一陣疲倦襲進了我底身體，但是想到現在的勝利我要感謝聖母底靈驗。

我應該帶什麼花去呢？我考慮着，站在一個花店中，紅薔薇，那種熱烈的顏色與她底沉默的性格是不調和的；紫羅蘭，她是憂鬱的感情底象徵，那不是我底心理，白丁香

他表示着什麼意義呢？最後我決定了那束想思草；我喜歡牠底綠的花與一個好的名稱。

「請你允許我，獻給你這束花吧」，我說，在她底家底門口遇着她，「你托帶着別多別的客人嗎？」

接受了那束花，她可答了一個輕微的嘆息，我不能够想像那個嘆息包含着什麼意義。

「你與十八個別的客人已經到了」，她計算着，「還有一個人正在來着」。

那是第一次我看見她穿了黑的顏色以外的衣服，深的褐色包裹着她，沒有穿着外衣，讓她底窈窕的姿態顯露了清楚的輪廓。

度德凡先生愛她底父親，熱心地招待了我，介紹給我每個他底高貴的客人。這個年老的銀行家，除了光陰在他底臉上刻下了皺紋與使他底頭髮與鬚鬚變成了灰白色，一點沒有奪去他底青年的興趣，他能够使他底客人在他底會客室中享受到他們自己底家中所

有的舒適，他在他們底前面聲明他是他底女兒克萊門汀底唯一的東方人的朋友，

我在我底心裏笑着；我是她底什麼一種朋友呢？除了她底名字與住址，我知道什麼別的關於她底事呢？但是我不將我底意思說出來，

直到完畢了晚飯我還不能夠明瞭這個宴會有什麼目的，我所能夠發現的是這個家庭缺少一個年老的女主人，還有，每個人都是天主教底信徒；但是這些發現並不能夠幫助我解釋我被招待了底理由，

有些客人告別了，在晚飯以後，我被領導了跟着那個年老的主人走進了他底藏書室，讓克萊門汀招待賸餘的客人，許多銀行底統計與報告佔據着書架底大部份地位，在一個角落裏我看到了有些神學的書，

我坐了他所指定的椅子中，面對着隔了一張寬的寫字檯後面的高背的椅子，

「我高興你果然參加我們底告別的宴會」，他開始說了，「船將要在明日下午十二點鐘開行，我底女兒與我都是幸運的，預定到了最好的艙位」。

他底低啞的響音，像驅逐一條蛇去咬我底完全的身體底神經系，一種癢癢底感覺痛苦着我。她底引人注意的嘴是那樣的，沒有顯出一點消息，若是我要離別我一定曾講給每個人預先知道，沒有人會爲了我底離別受到刺激，女人，真與神底奔蹟啊！

「但是我現在要請求你做一件誠實的舉」，他慶起了他底笑容，「那就是你應該承認你不是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底信徒。在晚飯底時候我注意着你沒有感謝聖母，已經是我所有了的證據」。

「我能够爲了我自己有什麼辯論呢？我從來沒有一點意思要做一個天主教或者別的宗教底信徒。我承認我不是的。我不能形出這個不重要的事會引出那個年老的人底嚴肅的態度。」

「但是你應該明瞭我是一個天主教底信徒——我應該說，是最忠實的信徒」，他底話包含着誇張的語勢。「我底女兒也是那樣的。一個無宗教的人是危險的，魔鬼永遠親近他底身邊。而且……」

他並沒有完畢他底話，但是從禱子上拿起了一本聖經，他熱衷地翻開了他底書。」「你看」，他指着那本厚的書底一個句子，「這是聖保羅所說的，羅馬書第十六章第十七節與第二十八節：『弟兄們，那些離開你們，叫你們跌倒，背手所學的道底，不要勸你們要留意躲避他們，因為這樣的人不服事我們底主基督，祇服事自己底肚腹，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老實人底心』，而且……」

我閉了我底眼睛聽着他急速地讀完了牠，那是確實最適宜的教訓，他底女兒稱讚我是一個好口才的人，他自己又引據了聖保羅底話指明我是一個會利用「花言巧語」底人，他提醒了我應該選擇我底職業做一個律師比較做新聞記者是更好的。

「而且」，他終於說出了，「你是一個外國人，一個東方人，所以，不但是你底宗教的信仰是與我不同的，你與我並不屬於同一的國家」，

「那些不同與你有什麼關係呢」，我不客氣地提出了質問，他沒有立刻地回答我，幾分鐘沉默了以後他繼續了：

「你一定要原諒我底無禮說」，他溫柔了他底聲音，好像在懇求着我，「我底妻子在二十年以前就離別了這個世界。她將克萊門汀留下了在我底手裏，當時她祇有兩歲，現在她已經是一個青年的女人，我會將我底一切的希望交付了她包含着我自己底宗教，但是半點鐘以前我從你底眼睛發現了一種愛情的火焰。他使我加添了意外的憂慮，同時我看出你竟不是一個天主教底信徒，我不能不爲了我底親愛的女兒底命運驚慌，聖母一定不會保護他，若是她愛一個異教的人，即使克萊門汀能够忍耐爲了國難底不同所受到的輕視」，

他撫了他底臉，彷彿企圖用他底枯了的手去阻止他有更多的悲哀，

「但是你爲什麼將你底世界收縮得這樣小的呢？我鼓勵着我自己底勇氣，「我對於你們底聖經並沒有研究，我仍然能够確定你們底神所賜給的世界是廣大的；聖母一定也有這樣的主張，你看，這些顏色區別着每個國家」，我指着牆壁上面的地圖，「將完全的人類底每羣人分離了還不滿足這種罪惡，更要用宗教將他門底心隔開嗎？我站起了

來，「離開你底聖經吧，聖保羅吩咐我們躲避那些離開，推倒我們與背道的人呢。你認
識他們嗎？他們底名字是國家的官長與教會的教師啊！」！

「度凡德先生驚異着我底興奮的辯論。但是我還是不能夠減去他底苦惱的神情。他搖
着他底頭，我猜他在怨恨我褻瀆着聖經。他所能夠做的祇有再藏他底臉在他底手中，不
能再有一點辯論。」

「我懊悔着允許我底女兒請你來參加這個宴會」。我分辨出他底嘆息後面跟着這句
非常低的話。

「我懊悔着我會遇見他這樣的人；我底心裏在說着，但是我沒有讓一點聲音流
露出來。」

「那麼，最好的方法是允許我告別吧」，我說。

他沒有說一個字阻止我離開他。

五

「告訴你一個消息」，在船上她對我說。「父親允許我六個月以後回到上海呢！」

「我真高興聽到這個消息」，我說，但是我在猜那個固執的銀行家爲什麼不將昨日底下快告訴他底女兒。「你底父親在什麼地方呢？」

「他有一點病，現在躺在船艙裏。但是你不要去看他，今日沒有人會被歡迎的」。

我笑了，感覺到一種勝利的愉快。

「這是我們底在巴黎底住址，不許不寫信來」。

「這是我底一件菲薄的禮物」，我將藏在背後的手所拿着的遞給他。「不許不接受牠」。

那是一束新鮮的想思草。

但是那束花並不能夠使她到了巴黎以後想起有一個人在等候着她底歸來。

兩個月過去了。

沒有一點回音。

我的第三封信寄出去了，那已經是離別以後第二個月

但是沒有換到她底一個字。

女人底心比一切強的國家更難的去征服牠呢！

第四個月將要完畢底時候我底命運轉變了，我被派遣了到巴黎與別的歐洲的主要的
城市去考察新聞紙底事業。我底報館沒有對於我做過一件好的事，但是這一件就是太好的。

我將我自己浸沉了在幻想的境界去消磨旅程底四十日。海不能夠使我稱讚她底浩大，金字塔與人頭獅身像不能夠挑撥起我底興趣，偉大的人工的蘇彝士運河祇能夠在我底不注意的時候溜走了，我並沒有將我底旅程提出一個字在我底最後的一封信中。我要給她一個非常地意外的驚異，在我走進她底家底時候。

「我非常地高興能夠看見你啊。」度凡德先生說，抱着我。眼淚竟流在他底臉的臉上。我不能夠猜出爲什麼我會使這個固執的年老的人那樣感動。他好像是更年老的，祇有這一點短期的分別。他完全地失去了辯論宗教的問題底時候所有的康健。

那是一個仲夏底星期日下午，被曬熱了的空氣已經被浸冷了，祇有焦急的兩點陪伴着我底緩慢的脚步尋找那個陌生的住址。在一條冷靜的街上我數到了我所要的號碼。牠被釘了在一個大的屋子底門上。於是我被領導了跟隨着一個僕人到那個我所不願意看見的銀行家底面前。

「我可以看見克萊門汀小姐嗎？」我請求着。

「當然可以」，他說，拍着我底肩，像一個父親底親切。但是我看出一陣憂慮的情緒，像陰暗的影子散佈了在他底臉上。「跟着我吧。我也要去看看她呢」。

我跟着他跨進了他底車子。轉過一個彎子，他在 Champs - Elysees Avenue 行駛着。那是一條平坦的安靜的路。我喜歡藝術的作品；但是那兒一對精緻的馬底石像仍然不能夠引起我底一點注意。我底心開始是不安寧的。她在什麼地方？這個問題苦惱着我，已經結婚了？我不能夠相信。現在生病着在醫院中？或許是吧！她底體格是弱的，第一次我看見了她就確信了。我竭力地要想出一些可能的病症，但是我底醫學的知識不覺告訴我那些難記的名字。

我們被帶到了 Le sacre - Coeur - Cœur de Montmartre，在一個花店底門口，那個車子停止了。度凡德先生付給了三個法郎得到一束百合花。我從那個沉默的老人底嘴裏沒有得到一點消息關於克萊門汀。我應該買什麼花呢？想想草是已經過了牠底季節。我祇能夠選擇了那種純潔的顏色底百合花。

跨下了升山電車我被領導了到一個公墓底門，度凡德先生移動着他底遲慢的腳步竟向着那個方向。好像有一個沉重的槌子打擊在我底頭上。我感覺到一陣寒氣穿進了我底

心。

「公墓底另外一個門靠近着一個朋友底家」，他終於說話了。「他是一個著名的醫生。我底女兒克萊門汀曾經受過他底看護……」

我恨這個惡作劇的老人。他巧妙地攪動我底心，將一個平靜的心激動了再使他平靜。我簡直是被戲弄着。他竟不告訴我是在走一條近路，但是挑撥我底情感。我在我底想像中看見了她，躺在床上露出她底美麗的頭。或許她正在睡着，讓她底長的眼睫毛澆着下眼皮，或許她是醒着保留她底笑渦不從頰上消失。但是我相信我底到臨會使她驚異，減去她底病症底一部份。

度凡德先生停止了 he 底脚步，在一個墳墓底前面。我覺得我底心又被震動了。他放下了他底花在碑底前面，脫下了他底帽子。那是一個黑雲石底碑，我讀了上面的字——

「這兒躺着我底女兒克萊門汀。」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五日出生。」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五日死亡。

「讓她底靈魂平安地在天上。」

「她底親愛的父親比爾·度凡德建立」

這個年老的父親虔誠地用他底三個手指在左肩上點一下，在右肩上點一下，再在額上點一下，心口點一下，畫成了一個十字。我能够做什麼表示呢？我祇能够脫了我底帽子，放下我底花——牠帶了我底眼淚。我了解這個老人底眼光是一種怨恨的，看着我底舉動，沒有做一點宗教的儀式去安慰那個可愛的姑娘底靈魂。我沉默地忍受了他底怨恨，我們底中間仍然保持了那條宗教的河，牠是寬的，比較四十二日底水程更遠些；那是不能夠被填沒了的！

我伸張了我底眼光看着遠的地平線，雨下着，聳高的鐵塔隱約地立着在賓茵河底後面，阻止了我底眼光，我所能看見的是黑暗的勢力漸漸擴張了，並且征服了迷漫的風景。

火底典禮

「現在所贖下的事沒有別的；我們要實行出來」，審判官披爾，考雄說，輕輕地；對着坐了他底旁邊的陪審官居龍，伊拉，「我們以前已經約定過祇要她遇到了我們底手，我們要送她到火裏面去，她果然會遇到我們底手」。

「但」，那個陪審官說，低下了他底頭，「所贖下的不祇有實行出來；我們還有一種顧慮」。

「什麼？我們還有一種顧慮？不，沒有，讓我告訴你：昨天我已經到過每個陪審官底家——我不是也拜望過你？——試探每個人底意見，一致地同意送她到火裏面去！有

這樣一個數目，「說着的時候他用手指在禱子底上而寫下一個數目字，牠跟隨着一串圓子，「還有什麼顧慮」？」

「到底是法郎還是鎊？」

「當然是鎊；如果是法郎有什麼方法滿足這兒幾個朋友與我自己？」

「這兒法郎的頭量並不開於你自己與我們幾個陪審官，我們，當然不會成爲問題。」

「。」

審判官考雄被迷惑了，分配那麼一個數目底利益還有什麼顧慮呢？他凝視着那個陪審官底臉。雖然他不能夠猜出他底同伴底意思，他彷彿發現他自己已經站在一陣濃的霧裏面。

考雄主教，你應該特別地注意這次宗教的法庭是公開的性質；最壞的就是公開的——我想現在那些聽衆已經填滿了法庭底全部的旁聽座——並且，在我們幾個陪審官以外，還有坐在那個角落裏面的幾個英吉利的牧師要參加這個混合的審判機關；他們也

是陪審官，這些特點或許會引起那些聽衆發生一種……情緒」。那個陪審官搔着他底頭髮想捉到描寫情緒底適當的字。

「你底意思是說：發生一種同情的情緒？」考雄問。

「對的，正是這個字！發生一種同情的情緒，這些聽衆中間有勃良弟人，有英吉利人但是奧爾良人必然地佔據最多的坐位，因為我們底囚徒是他們底實際的領袖——他們擁護她勝過擁護敦諾瓦將軍——他們真實地非常地關心她，雖然那是勃良弟人受了英吉利人底計劃她纔被捉住，你應該知道甚至勃良弟人與英吉利人中間也有許多人願意承認她是一個好的領袖。」

「同情心有什麼用？」考雄辯駁着，「這是權力底問題；同情心不能夠干涉我們底權力，不，不能夠，」他有力地用他底拳頭打了一下膝蓋骨。

「我底親愛的主教」，那個陪審官戰戰兢兢地說，「我應該提醒你一件事：歷史中許多英雄在他們自己底時代或許他們底命運是壞的——忍受他們底同時代人底權力底壓迫

——但，現在那些被壓迫的人底名字轉過他們底命運，他們被稱為英雄，他們美好的印象存在我們底腦子裏面。相反地那些有權力的人祇能够留下惡劣的印象，權力——是，權力是偉大的——比較同情心仍然是小些的；經過時間底行程，同情心永遠不會消滅，或許牠還會發出更燦爛的光明，但是權力已經消失在黑暗險惡裏面，數目下，從柏拉圖喝毒藥酒起頭直到今天，有幾個有權力的次在歷史中佔據好的地位？因為歷史不是神，但是天底著作，歷史家決定某個歷史的人物是英雄或者好雄完全靠牠底類同同情心，或者厭惡心，考羅主教，你聽：法庭中已經充滿了聽衆底聲音，雖然我不能够分辨有什麼話，我敢確定他們底同情心是傾向因陀方面，我們有權力到決那個囚徒被送到冰窟裏面燒死，但是我們沒有權力塞住每個天底嘴，我們所有的是權力，但是歷史家所受的最大的影響不是我們底權力，他們寧願接受那些無權力的人底意見。

考羅主教鎮靜地聽着，最後他站了起來，低着他底頭在房間中來往踱着。

「那麼，我底朋友，」主教說，「你底主張不是寧願放棄眼前的利益但是保留將來你

歷史的名譽麼？讓我告訴你：這個數目（考維主教用手摺在禱子上面又寫了那個數目字與那串圈子）是實際的；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摸到，你可以得到一部份，你可以享受你一部份；歷史的名譽是非實際的，你可以看到麼？你可以摸到麼？將來你有好的名譽對於現在的你有什麼利益呢？你自己能够享受你底將來的名譽麼？而且，我底朋友，你不要歎，你祇是一個普通的牧師，我，一個主教，那個囚徒又是一個鄉間的姑娘，你想我們這些不重要的名字有一個機會在歷史中出現麼？讓我告訴你：如果我們底名字與這次判決會有歷史家注意，從古代到現在底無數的事實需要多少篇幅能够容納呢？

「但是主教，那些沒知識的聽衆與無數的大衆既然對於那個囚徒發生同情心，他們會讓我們執行權力，燒死那個囚徒麼？大衆集合起來所產生的力量絕對地不會屈服在我們底權力底下，主教，你要熄燭光當然祇需要吹一口氣，但是在火山爆發底時候甚至在風與暴雨也失去了她們底威嚴」。

顯然地考維主教底鎮靜受了這幾句話底影響發生了動搖，十幾年以前起頭直到他被

勝任了擔任渡未底主教，他時常地利用讀書度過那種枯燥的修道院生活，對於古代的羅馬底英雄故事他特別地發生興趣，這些故事雖然被埋葬了在腦子裏面沒有一次被掘出來幫助他解釋宗教的主張，現在竟然像沉沒在河裏面底東西泛上了浮着在水底上面，羅馬底英雄沒有一個曾經忽畧了他底時代底大眾的力量。

「你底意思是……」

考羅主教用他底手指在棹子上面重複地寫了那個數目以後，他又用他底袖子揩掉。

他底同伴拉緊了他底一根眉毛到最可能的近的距離，最後他彷彿鼓勵着他目已經敢搖了一下他底頭。

考羅王教響了一下肩膀回答他，並且在他底嘴角洩露着一種同意的微笑，突然地想到了「一件事，他走到一個牧師底面前，說：——

「朋友，你已經修改了你底起訴狀麼？」

這個朋友是貝倍牧師今天擔任檢察官底地位，負責讀起訴狀。

「啊，主教，我剛纔就想告訴你關於起訴狀底情形。」……因為牧師說，停頓了他底解釋，他低下聲音續道：「啊，主教你已經說服了每個陪審官麼？」

「考維主教點了一下頭。」

「啊，我已經修改了那個起訴狀，但是我所修改的祇是換了幾個不妥當的字，在內容方面，啊，我簡直地不能夠加添什麼新的意見」。

「仍然是十二點？」

「是，仍然是十二點，啊，主教，昨天晚上我幾乎完全地沒有睡，想再加添一個或者幾個罪名，但是，啊，我竟然不能夠想出來，許多最好的罪名確實地可以被利用了讓我們判決她被送到火裏面燒死，但是，啊，對於一個青年的姑娘是不適合的，我當然不敢寫在起訴狀中。」

「你為什麼不加添一個罪名：反基督教，有這個罪名足夠理由送她到火裏面去。」

「啊，我也曾經想到這個罪名，但是，主教，你不要忘記那個囚徒確實地沒有罪。」

意思是反宗教的，也有一點兒行爲是反宗教的，而且，啊，我還知道她是一個熱心的信徒，她將她自己的底生命完全地奉獻給我們所崇拜的神，雖然她對於聖書底了解和我們有稍微的不同。

考雄主教底注意傾向在看這個檢察官牧師底面部表情超過聽他底話，**眞倍敬重**地考慮事實與自己底一致，**且**考雄主教底創造因牧師向來均說：『慶子，實在不是無理由的。』

「你實地是過份的呆板。」主教說，他底意思是指着這個牧師是過份的笨，他永遠地記得自己底身份是一個主教，一個主教底話在沒有說出來以前應該在心裏面稱過分量，「如果事實與顯名必須一致時，或者符合的，我告訴你：從我們底祖宗起頭到我們底子孫止就不會有一個人被判斷是有罪的，法律，規則，與宗教的戒條祇是一些工具讓有權力的人容易執行權勢；你想他們是公道？我底朋友，現在還有時候，加添反宗教底罪名在你底起訴狀中吧。」

接受了聰明的指導，檢察官收卻坐下了寫那個最重要的罪名在起訴狀中，考雄主教重新地回復他底考慮在如何克服大衆底力量這方面，起訴是沒有問題，陪審官底贊成是沒有問題，判決是沒有問題，但是執行有問題，他亟往在房間中踱着彷彿包圍着他底濃厚的霧現在又加重了密度，他看一下屠龍，伊拉牧師——他提醒了這個問題以後，也浸沉在默想中——表現着一種無力的與失望的容貌，房間中別的陪審官底輕聲的談話現在傳達到考雄主教底耳中像一陣狂暴的洪水衝過來，像火山爆發時候所有的一陣雷音向頭頂上面壓下來，考雄主教張開了他底拳頭，讓他底膀子垂下來，正像他表示屈服在大衆底力量面前。

「那麼還是放棄英吉利人底奉獻吧」，伊拉牧師說，「我們不能夠爲了那個數目犧牲向來我們所得到的大衆底信仰，如果激動了那些無知識的大衆並引起了他們底不合理的暴動，不僅那個囚徒不能夠被執行，我們底不可侵犯的地位也會被推翻，考雄主教，不要譏笑我底膽量是小的，錢，那是我所欲的，但是我怕我們底地位會被推翻，大衆中

「閣底一個人在單獨底時候，我們的確想有權力送他上天堂或者下地獄；每個人聯合起來底時候，那是他們底權力送我們上天堂或者下地獄；甚至他們將地獄搬到天堂或者天堂搬到地獄，也不是困難的事」。

「白」考維主教聽着他底哲學家的陪審官說話底時候，天堂與地獄這些字領導他底思想鑽進了聖書，他拿出一個小的盒子，慎重地開了蓋子，用手摺拈了一點兒鼻煙塞進他底鼻孔中，一陣癢的感覺從鼻子裏面吸進了腦子中，突然地他打了一個噴嚏。

這個噴嚏衝破了他底母親在壓迫着的農場的霧，並且趕去了被衝破了的霧完全地消散手沒有一點兒賸餘。

「現在時候到了」，檢察官向貝倍牧師說。

房間底外面有一個風扇，貝倍牧師用手去壓也扳了三下，意思就是報告審判官與陪審官與檢察官出席底時候。

「考維主教」，仍然是陪審官居龍，伊拉牧師，焦急地說，「你到底是如何解決現

在的難題」？

「什麼難題」？

「我們是否要判決那個囚徒『處死』？」

「當然要送她到火裏面去。這是在幾個月以前就已決定的。剛纔我不是還重新地提問你麼？你願意放賽美吉利人底去處麼？那個數目足夠供給你享多麼底將來的全部的『生』。」

「我不願意放她。但主教，剛纔我不是提醒你關於大衆底同情心……」？」

考維主教看見這個賊實的陪審官底臉所表露的焦急，憂慮，與失望，他不能夠阻擋他自己讓一個陰險的微笑在嘴角洩露出來。

「如何你竟然忘記了聖書裏面有一段記載：耶蘇騎了一匹驢子進耶路撒冷，那時候大衆熱心地歡迎他，以後大衆又釘死他在十字架上。朋友，你放心吧，現在跟隨着我出席這個神聖的法庭吧。」

法庭底旁聽座已經滿了：每個座位都被占據着。那是一個大的房間，地底大窗仍是被界限了作為旁座。在一個或者二個鐘點以前牠已經容納了適當的數目底聽衆，現在，審判官考雄主教帶帶着那些陪審官牧師與檢察官牧師走了進來並且坐了他們底坐位，許多坐着的聽衆爲了不能夠忍耐擁擠，站了起來，參加在比較後來些底聽衆中間，倚着牆壁，努力地從一堆頭底空間伸張着眼睛。這兒與那兒聽衆底談話的聲音混合了像仲夏底雷音。

審判官與他底同伴出現了在法庭中彷彿一種力量壓倒了雷音。但是這種力量沒有永久性的價值，因爲二或者三分鐘以後，在那些宗教的法官坐了他們底坐位，被壓低了的聲音又漸漸地升了起來，不僅恢復原來的程度，而只是響些的。

考雄主教習慣地，像他講解聖書時候底態度，沉默了一會兒。這種態度總使他得到好的效果，那是教堂中聽衆底聲音會更響亮，且是言欠，竟然在他底預料以外，他底沉

默祇是一個機會讓那陣雷音升了起來成爲巨響些的。

「秩序！秩序！」考維主教喊了出來，同時用代表權力底那柄木槌子敲着他底面前的槓子。

木槌子底聲音果然是有效果的：牠戰勝了雷音；聽衆底聲音屈服了。

「帶被告」，考維主教吩咐着。

法庭底左面最前的幾排聽衆現在聚攏了幾個頭互相地繼續他們底談話。考維主教等候着囚徒被帶來，鎮靜他自己底不安靜的心留意地聽這羣人底話。

「果然是披爾考維負責這個案件」，有一個說。「這個混蛋不會做出好的事。可憐的雪茵逼着他底手！她必然地不能夠得到公正的判決」。

「嚇，落到考維底手裏還想得到公正的判決？」另外的一個人說。「幾個月以前我們不是已經聽到消息說，英吉利允許一筆很大的數目底賄賂去獻給這個混蛋，並且，他曾經對英吉利人發誓，祇要雪茵姑娘站在他底面頭，他就方法送她到火裏面去。不幸地

現在雪茵姑娘竟被逮捕了，她想逃出她自己底生命，恐怕希望比較太陽從西方升起來還小些」。

「但是考維主教不會達到他底目的」，第三個人說。「我們可以聽他審問雪茵姑娘，我們也可以讓他判決雪茵姑娘底死刑，祇要他說出雪茵姑娘是有罪的，我們立刻地放火將這個教堂燒起來，將這個混蛋主教送到火裏面。朋友你摸一下我底腰帶：我還有一把刀藏在褲子裏面」。

「我底褲子裏面也有一把刀；我相信許多別的人也有着，祇要主教敢說雪茵姑娘是有罪的這句話，我就衝到審判官與陪審官底座位……」

「但我了解爲什麼英吉利人願意化費那麼大的數百底賄賂來買雪茵姑娘底生命；他祇是一個普通的鄉間姑娘」。第一個人說

「當然英吉利人底目的不是買一個普通的鄉間姑娘雪茵底生命」。

「到底那個賄賂有多少錢」？第三個人插口說。

「確實的數目如何會讓我們知道」，第四個人回答說。「但是有一件事我們可以知道，就是那個數目足夠分配給每個陪審官與審判官他自己買他們底精美的棺材」或「還是夠各人買一塊地建築他們底墳墓」。

幾個人大聲地笑了起來。

考雄主教却没有笑，相反地他發怒起來。如果他不是記住他底身份是一個主教，應該保持鎮靜的與莊嚴的態度，他寧願冒險他自己底生命殺死這幾個聽衆。他拿起了躺在他底面前的木槌，彷彿打在那些人底頭上，用力地敲着，並且喊着：

「秩序！秩序！」

木槌底聲音又戰勝了雷音。

囚徒還沒有被帶到。

右面底雷音又漸漸地升了起來。

「我奇怪爲什麼竟然有些人會沒有良心」一個穿着藍色的內衣底老人說。「這個

「主教與那些牧師時常地勸導我們做正直的事；他們時常地說一切的不違背自己的良心底行爲纔是神所允許的；現在他坐在椅子中所想着的事祇是如何判決雪茵底死刑，不知道他們是否問過他們自己底良心。」

「良心」？另外的一個有紅色的領帶底青年冷笑了一下。一有了領帶就走了良心。神是什麼？是這些主教與牧師底工具；利用牠可以欺騙我們，利用牠可以得到他們底現有的地位，利用牠可以加添他們底財產。可憐的雪茵！我怕雪茵底命運要被殺死在這一些有慈善的面貌底牧師手裏面」。

「到底爲什麼英吉利人願意奉獻那麼一個數目買雪茵底生命」？一個穿着白色的袍子底青年的女子說。「她不是像我一樣的普通的女子麼」？

「像你一樣的」？藍的內衣說。「如果雪茵像你一樣的，你想英吉利人是一個傻子願意化費那麼許多錢買她底生命」？

「小姑娘，你還沒有知道雪茵是我們法蘭西人底真實的領袖？那些軍人受國家底供

楚却不能够抵抗英吉利軍隊底侵畧與佔據奧利安。我們底雪茵却能够給英吉利人底手裏而奪回了這個地方。英吉利人底目的當然不是要買她底生命——那是無意義的——他們買她底生命是爲了買奧利安這個地方」。

「奧利安不是我們法蘭西人底領土麼？考維主教不是我們法蘭西人底宗教的領袖麼？主教與坐着在陪審官座位底那些牧師，除了兩個白生的臉不都是我們法蘭西人麼？他們竟然敢出賣我們自己底領土！我們爲什麼要等候他們判決雪茵底死刑。起來放火燒這個教堂！去，放火燒考維底住所與那些陪審官底住所，白色的袍子激烈地主張着。

「輕聲些，不要焦急。祇要我們有決心救雪茵底生命，我們倒聽那個混蛋主教考維用什麼一些話判決雪茵底刑罰」，紅的領帶說。

聽，聽什麼「白的袍子辯駁着。」祇要你們聽，那個主教與那些牧師就能够說服你們屈服你們自己底主張傾向到他們底主張。給一個人罪名，再根據那個罪名決定所聽受的刑罰是那些宗教家每個人所專長的本領。起來，放火，拉出我們底刀」。

「小姑娘，你果然是青年人，沒有忍耐底修養」藍靚衫說。「我不欺騙你，我確實地帶着我底刀。我們必須清楚地證明那個主教與那些牧師有什麼根據判決雪茵底刑罰。我們聽見別考考雄主教已經得到英吉利人底賄賂，但別人底話時常地是不可靠的。或許英吉利人沒有賄賂給考雄主教；或許有，但考雄主教不接受；或許他接受，但陪審官不同意判決雪茵底刑罰，或許……」

「我對於考雄主教與那些牧師接受賄賂沒有一點兒懷疑」白色袍子繼續說。「看那兒兩個陌生的臉。他們不是英吉利人麼？這兒，理姆斯城，不是法蘭西底地方？雪茵底案件不是純粹的一個法蘭西人底案件？為什麼這個法庭是混合的性質，讓英吉利人佔據兩個坐位並且聽這個案件底審問？」

「完全是小孩子底意見」紅色綉領帶說。「你底意見甚至像這個小姑娘底，沒有什麼價值你應該知道我們底法蘭西是一個衰弱底國家，我們底僑居者英吉利相反地是一個強盛底國家。我們沒有好的軍隊，我們沒有最新奇軍器我們也沒有富足的軍費，所以我們

不能夠抵抗英吉利人，所以我們現在應該鎮靜，所以我們應該允許英吉利人底要求。我們底讓步可以緩和英吉利人底侵略；等到我們有了充份的準備，收回那些被佔據的領土是容易的事。考雄主教組織這個混合的法庭實在是對的」。

「閉口！」白色的袍子激烈地反對說。「依照你底意見，英吉利人底軍隊甚至佔據巴黎也不抵抗麼？爲了僥倖英吉利人我們能夠讓考雄主教判決並且執行雪茵底死刑麼？燒死一個鄉間姑娘雪茵彷彿不是一個大的損失，但是我懇醒你雪茵底被燒死會使每個青年的心，對於國家，整個地表示失望，分離，與輕看。這種損失是大的。是：我們應該準備，我們應該鎮靜，甚至在有些情形中我們應該讓步。但是現在我們祇有一件事應該做，那就是團結我們底力量抵抗那些侵略者。因爲這些侵略者已經踏進了並且竟然佔據了我們底領土。……」

考雄主教又拿起了那柄木槌敲了一陣，並且高聲地喊着：——

「失聲！失聲！」

聽衆底聲音立刻地又被壓低了。等到正要重新地升起來底時候，面對着考雄主教底門案面手杖敲着地板三下，法庭中纔保持安靜。跟隨着三聲，那一對門被推開了；每個聽衆都回過頭底頭看那個囚徒。

一個人穿着短的黑色的外氅祇到膝蓋；長的襪子，線痕在外面；短的褲子，幾乎全部地讓上半身衣服遮沒着；戴着一頂帽子；穿着一雙長統的靴子。完全是男子底裝飾。但從臉與姿勢看，那個囚徒是一個女子。

等到雪茵被帶到站着在審判底外面前，聽衆中間底雷音終於升起來了。

考雄主教怒地敲了一陣木槌趕走了雷音以後，開始審問他底伴。

「你叫什麼名字？」

沒有回答。

「我問你，」考雄主教重新地說，「你叫什麼名字？」

「你問我麼？」囚徒說；她底聲音是那麼溫柔與鎮靜吸引了聽衆中間每個人注意着

她，立刻地法庭中成爲沉靜的。「你有什麼資格問我呢？你並不是地方的或者合法的審判官，你有什麼資格問我呢？那麼我也可以問你，你叫什麼名字？另外的這些人叫什麼名字？你先告訴我吧」。

聽衆爆發了一陣贊成的狂笑響聽着雪茵底反詰；竟然有些人輕聲地喊着「好」！考雄主教覺得從他底肺裏面「呼」的一股中上來，震住了在咽喉中。他努力地嚥去一口涎沫，纔能够恢復他底呼吸。

「好，那麼我不問她底名字；事實上我知道」，他對他自己說。

「你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他問。

「我奇怪你會看不出我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聲音仍然是那麼鎮靜與溫柔。

聽衆又爆發了一陣狂笑。

「那麼，你爲什麼穿着男子底衣服呢？」

「穿什麼一種衣服是如例的一件事情呢？你們這些把持被遊蕩偉大的人物封封着

在穿什麼一種衣服這種小的問題上。那麼，你們為什麼不穿女子底衣服呢？」

又是一陣狂笑還包含一些拍手底聲音。

「小的問題？嚇，破壞善良的風俗……」

「還有比較破壞善良的風俗更重要的罪名呢！接受我們底敵人底賄賂企圖謀害一個無罪的鄉間女子應該有什麼罪名呢？」於是舉起她底手指着一個方向繼續着說，「那兒一片廣大的地方將要有敵人來估據，這是比較什麼一種人穿什麼一種衣服更重要些！」聽衆中間有許多人被感動了站起來，伸着拳頭對考雄主教揮着。法庭中充滿了混雜的喊聲，脚跟撞着地板底聲音，與一些有才能的人捏着他們自己底嘴巴所發出的唸哨底聲音。考雄主教彷彿看他底面前的棒子就是那陣喧嘩，用力地敲着。如果向貝培牧師不在檢察官底地位站起來讓他底起訴書調和那種緊張底空氣，代表鞭子底那柄木槌必然地會被敲碎了。

起訴書底起頭的那份，關於被告底個人的歷史，證明她是一個無知識的鄉間姑娘，在

雷音中溜過去了。等到雷音消失底時候，向貝培牧師正起勁地讀着被告底犯罪的事實與牠們底罪名。那個起訴書說，被告沒有得到法蘭西皇帝底委任與命令，竟然敢帶領一些流氓，在一千四百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衝進奧利安城並且驅逐友邦底軍隊，離那兒，因此引起了友邦底不滿意，向法蘭西皇帝提出抗議使國家陷落到極不安靜的情形中；被告顯然地要負責叛逆底罪名。說，法蘭西皇帝是世界最公正的，最聰明的，總而言之，最好的皇帝，被告應該，而且必須，而且不能夠不忠心地服從他，但這個被告竟然敢恐嚇與引誘皇太子不合法地宣布他自己是皇帝，並且，在一千四百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舉行加冕禮；這是顯然地被告對皇帝喪失了忠心底義務，所以她、被告，要負責背信底罪名。說，被告既然沒有合法的資格領導軍隊，她對於那些服從着她底流氓與一些反叛的兵士，竟然宣佈許多紀律，並且對違背那些合法的紀律底人執行刑罰；這是證明被告是一個殘酷的，顯然地違背神底主張。說，被告帶領着她底人衝進奧利安，理姆斯，與別的地方，攻擊巴黎與別的地方，都曾經殺死許多人，中間有我們自己法蘭西人，有勃良

第八、有我們底友邦英吉利人；這是證明被告是一個蓄意殺人底女流氓。說被告有一張靈利的嘴，她能夠說服那些無知識的鄉間人服從她，而且她所說的話是很荒謬的，例如，她說，我們底友邦所佔據着的地方必須大舉聯合起來用這種團結的力量趕走他們，因為法蘭西底政府充滿了貪心的文官與怕死的武官，而且整個的朝廷都受幾個主教一些牧師底把持與操縱。所以大眾不應該相信政府會奪回失去了的領土；這是顯然地被告故意地煽動人民不信任政府與法蘭西皇帝。說，被告要負責褻瀆神底罪名，因為她曾經告訴許多人她底口為是神所命令的，甚至她穿男人底衣服也是服從神底意思，而且，在她不恰當地攻擊巴黎底時候，她曾經指着那個城說：奉耶穌底名義攻擊這個城。說，被告對於福音缺少研究，所以她竟然站在教會底對面，所以她是一個反宗教者。說，被告勾結正統派的教會所禁止的邪派企圖達到一種很危險的目的。說，……

貝培牧師底聲音降低了直到聽不見他底嘴唇在動着。聽衆底聲音漸漸地升起來遮蓋了他底聲音。

等到考雄主教仍然利用木槌底聲音與一串「秩序！秩序！」貝培牧師底聲音像被浸沒的月亮從雲裏面躡了出來。他已經讀完了起訴書底主要的部份來到附帶的意見，說：「被告是一個危險的人物，這是我另外地要指明的。被告曾經計劃從波內瓦底監獄中逃出來，幸虧她底計劃預先地被發現了。這個事實可以提醒貴審判官與陪審官兩個要點：第一，這個案件必須急速地結束，那就是，判決；第二，這個被告必須嚴格地被關禁起來。」

沒有等到他完結，聽衆又爆發了一陣雷音；這次比較以前是更響些。老雄主教用着地喊着：「秩序！秩序！」並且用力地應用着木槌也不能够得到什麼效果。

打倒這個虛僞的主教！打倒這些虛僞的牧師！一個喊聲擲了過來。

來，放火燒這個教堂啊！另外的一个喊聲竄了出來。

去，放火燒這個無良心的主教底家啊！」

救我們底雪齒離開這兒！」

「殺死這些真正的叛徒啊！」

像火山底爆發，一陣嘈雜的喊聲佔據着整個的法庭。起頭那些陪審官中不僅每個人都有驚嚇的神情表現在臉上，甚至有一個或者兩個人顯出一種傾向想站起來逃走，但看到考雄主教底手暗示着要他們鎮靜他們纔竭力他保持他們底常態的莊嚴，（雖然他們底心仍然是不安靜地在跳着）。

考雄主教突然地停止了木槌底敲打，好像聽衆已經沒有喊聲。他用他底手揩着前額鬍鬚，仰着頭看教堂底天花板。他底鎮靜好像有一種魔力；聽衆底聲音漸漸地降下了，那些站着的人也絡繹地偷回他們底座位坐了下來。等到考雄主教在他底心中從第一數到第二百十底數目，法庭已經恢復到沉靜的情。

「貴檢察官」，考雄主教說，「你能否宣誓你底起訴狀中所說的各種罪名是確實的並且經過仔細考慮麼？」

「是，奉耶穌底名字，我宣誓：是確實的並且經過充分的仔細的考慮」。

「被告，你敢宣誓你將要在這個法庭所說的話，是真實的，並且經過仔細的考慮麼？」

「爲什麼我不敢？」雪茵說。「但是我在這兒，在你考維主教與這些牧師底面前我不要說謊，所以我不要宣誓，我不要說謊，爲什麼我要在你們面前說話呢？你們有什麼資格坐在法官底座位請問我呢？我說：我不願在你們面前說話，我說：你們沒有資格請問我；這兩個意見確實地經我底仔細的考慮」。

「暫檢察官與陪審官，」考維主教說，看看窗外。「既然被告現在不願意回答我底請問，我，這件案件底審判長，主張給被告一個機會：讓她在十天以內，重新地考慮他底義務，你們不反對麼？」

沒有人說反對。

「既然沒有人反對，現將被告仍然送到監獄裏面：我正式地宣佈今天底法庭已經

潮濕黑暗，霉味是盧昂獄底最豐富的營養品，手鐐，腳鐐，頸枷是囚徒底最流行的裝飾品。雪茵現在被送開了享受這些待遇。一切像審判以前底情形：手鐐有一根鐵的鍊子接連着，釘着所坐着的椅子上；腳鐐一根鐵的鍊子釘着地板上；頸枷有一根鐵的鍊子接連着，釘着背後的牆壁。任何囚徒，在這們監獄中，雖然有不同的罪名，現在倒有平等的待遇：整天地坐着，最多祇能夠站起來，祇能夠保持他們每個人自己底地位，不能夠走一步路。每個囚徒佔據一個房間；每個房間是一個獨立的世界。

雪茵奇怪爲什麼他竟然喪失了她底以前的精神——騎在馬底脊背上，領導她底人進攻那些堅固的敵人，甚至時常地在幾天中得不到一會兒休息——她感覺着她帶着一種不能負擔的疲憊從法庭被送回來。她所能做的祇有一件事：倚在牆壁上休息。

每次，祇要她安靜地想到她底命運，她總看見她底家鄉慢慢地從牢門底外面滲透

了這來顯明着在她底眼睛底前面。那是一個美麗的鄉邨，多產的田地展開在牠底週圍，向遙遠的地平線伸張着。她底父親——鄉邨中一個有聲望的農人——與她底三個哥哥安份地耕種他們底田地，像靠近着的那個鄉邨底繆斯河底水，沒有一點兒波浪，沒有一點兒淤塞，跟着時間底進行安穩地流過去。鄉邨中每個人底臉都表現着愉快的與知足的神情。直到她是十六歲底那年，她發現她底父親與一切的鄉人底安靜的心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被擾亂了；每個人底臉表現着悲慘的，痛苦的，失望的，與忍受的禱情；每個人底胸口好像有重的壓迫，使他們不能夠爽快地呼吸她。曾經問她底父親，她底哥哥，爲什麼會有這種現象，但他們除了搖頭與嘆氣以外總沒有給她任何回答。她問別的人也祇有同樣的結果。最後她底母親告訴她：幾年以來，法蘭西與勃艮第軍隊不斷地發生衝突地底結果是使鄉邨底農業幾乎完全地停頓下來，而且，更壞的法蘭西底軍隊竟然有一種傾向要放棄這個地方——瓊來米——讓勃艮第人佔據。因爲根據法蘭西皇帝陛下所發表的意見，法蘭西底力量，無論在什麼一方面，還不足夠抗拒勃艮第人底侵略——他們

有充足的經濟的力量，有新式的軍器，有強盛的英吉利人做他們底後盾——所以法蘭西祇能够忍耐，並且，克苦地準備。爲了得到將來的勝利——皇帝陛下相信最後的勝利必然地是在法蘭西方面——每個人都有義務容忍現在的極小的犧牲。幾個月以後，瑞來米底地方的官吏得到一些英吉利錢幣以後，雪茵看見法蘭西底旗子被拿掉了，她也看出她底父親與她底哥哥的臉表現着更嚴重的痛苦，他們說，捐稅底義務加重了，而且是那嚴重的幾乎鄉邨中沒有一個人能够忍受那種壓迫。她感覺她有責任領導她底鄉人起來反對這種壓迫。她告訴他們：如果每個人團結起來，任何壓迫是可推翻的。但每個人都譏笑她，說，她底話完全地是一個無經驗的小姑娘底主張。等到奧利安被侵畧了底消息被帶到瑞來米來，她感覺她底責任已經到了實行底時候。在夜間，沉睡着底時候，時常地，有一種聲音驚醒她，那個聲音說：「雪茵，起來，領導一切的不願意低着頭做奴隸底人解放你們自己。你們拯救你們自己，神必然地拯救你們！」這個聲音幾乎每天夜間都要重複地說幾遍。雪茵不能夠拒絕神底命令，所以她出發到幾里以外底一隊軍那兒告訴

他們這個神底命令。那隊軍底司令官頭不相信她底話，但立時地他相信了。他說：法蘭西人應該拯救自己，解放自己，取消奴隸的壓迫，但他個人不能夠對於這種有利益的事供給任何幫助。因為，他說，他是一個軍人；軍人底義務是服從，政府底命令。如果是放棄所守衛的領土，他祇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放棄那個地方。最後他勸雪茵去訪問皇太子。「因為，」他說，「查利第三皇帝陛下所決定門的策或許是錯的，那是她坐了最高的地位，所看出的情形是不清楚的；皇太子站在一般人底地位所看出的情形是清楚的。如果皇太子允許參加這個解放法蘭西底舉動我相信他有很大的貢獻。因為他是一個皇太子啊。」有一個紳士阿維，得梅遜，以為雪茵所說的神底命令是非常地重要的責任，他鼓勵雪茵去訪問皇太子，並且他說，「你穿着娜娜小姑娘底衣服，指導大衆必然地會遇到許多困難，現在我給你一套男人底衣服，你可以化裝一個男人。關於皇太子底脾氣，那是我所知道的。如來你告訴他各種情形，證明領導大衆推翻現在的壓迫，他或許會懷疑，猶豫，最後取消這種重要的使命，我可以布置一個計策引誘他信任你。」

。我底計策是……

她接受得，梅底主張向那些被壓迫的人宣佈，說，她聽見神底聲音，佛爾曾聲明附摩西領導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告訴她：神底意思是要借一切的被壓迫的人聯合起來反抗壓迫的勢力，並且神必然地會帶領他們走最近的路程達到這個目的。果然那些被壓迫的人跟從了她直到一千四百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她被逮捕了在勃良第人底手裏面，她沒有離開她所親愛的同志。

對於她底被逮捕，雪齒不以為有任何生命的威脅。她相信，她單純地相信，她底被逮捕底消息祇要傳到查利第七皇帝墮下底耳裏面，他一定地會命令全部軍隊攻擊這兒處昂，直到奪回她。因為皇太子需要她。那是她，保護他站在高貴的地位，代表無數的人民底新的皇帝；那是她，企圖從英吉利人底手裏面奪回失去的地方。完成新的皇帝所宣佈的使命；那是她，帶領了許多同志佔據法蘭西底重要的地方，替新的皇帝開拓了根基；那是她，……總而言之，新的皇帝查利第七失去她意思就是失去他自己底命題

她相信他一定會來救她。

不知道，浸沉在了回憶中多少時候，她才回到現實的她自己。她聽見有聲音在門外輕輕地敲着。從監獄門上所留着納方的洞，她看見一個年老的人底臉。她認識他，是他底同志底一個。

「姑娘」，那個人說。「我來看你，並且要告訴你一些消息」。

雪茵嘆了一口氣，點了一下她底頭。

「我聽見許多人說：考維主教已經接受英吉利人底奉獻，他要判決你受死刑」。

「這個消息我已經得到了，那是還兒一個獄吏所告訴的」，雪茵說。「告訴我，我底朋友，我們底皇帝，現在是查利第七，對於我的被逮捕有什麼舉動呢？」

她奇怪那個人不立刻地回答她；但沉默了一會兒，他說：「你不要失望，姑娘，他已經和英吉利人妥協了……」

「什麼？他竟然和英吉利人妥協了？」雪茵驚詫地要站起來，但有鍊子鎖着她，她

失望地坐下來。

「是，姑娘。他竟然和英吉柯妥協了」。

「我不相信，我不能够相信！死了的查利第六是一個糊塗的皇帝，他祇注意如何得到他個人的享受，他不注意無數的人民底痛苦；他祇注意如何與那些無力的人底應用壓迫的權力，他不注意有力的侵襲者已經佔據了好幾個地方；他祇注意古代的法蘭西有什麼發達的文化，並且驕傲有這種文化，他不注意現代的法蘭西底文化是有一些什麼缺點，查利第六不像他底父親。我們底皇帝竟然離開那些擁護着他底人民，棄抵抗侵襲的勢力底陣線也和英吉柯人妥協了？我不相信，我不能够相信！」

「這是事實，你不能够不相信。而且，我們底皇帝還在公開地面前宣佈說，雪茵並不是他底同志，他也以為雪茵底行為是違法的。從古代直到現在有無數的例子是：你扶一個人站起來，他一拳打你跌倒下去。」

突然地雪茵感覺到一陣失望的陰影襲進了她底心，並且感覺到她底心是發生着苦楚

「姑娘，我來告訴你這個消息並不是引起你底失望」，那個老人說，「但鼓勵你。雖然皇太子離開你與我們，我們這些人民並不離開你。你底人並沒有有一個願意屈服在英吉利人底侵略的勢力與查利第七底壓迫的勢力以下，我來是爲了告訴你：我們是等候你底命令；祇要你命令我們攻擊，我們相繼在幾天以內就會佔據這個盧昂城。明天我們開始攻擊是不是合宜的呢？」

「慢，慢，」雪茵揮着她底手。「讓我考慮一會兒」。

這是的確地一個好的消息：她底人並不離開她，並且願意服從她。她相信她底人能够克服這兒盧昂底軍力。但那不是一天或者二天底事；或許幾天，或許一個月，或許甚至幾個月。問題就在這兒：如果一天或者二天底事，攻擊這兒盧昂的確地是一個好的決定，但是勝利不能够在一天或者二天以內得到，她現在還留在監獄中，她底生命必然地在第一個她底人走進盧昂城以前會被喪失。或許考維主教並沒有意思幫助她，或許陪審

百不同意燒死她，或許這兒無數的同志不允許任何人傷害她。但是如果她底人開始攻擊這兒，那種威脅等於逼迫着羅主教與陪審官燒死她。如果皇太子沒有投降，這種攻擊有一個正當的名義，所以是合法的；現在皇太子既然投降了，這種攻擊，對於她自己底「罪者」是加添一個證明。

「同志」，她說，「讓我不考慮這個問題。等候到判決底時候還不是太遲的。但在我底過去以前，請你告訴他們：不要有任何舉動，因為無紀律的攻擊必然地是失敗的。從今天算起頭，在第七天，那是判決底日子，天請你再來到這兒給我底決定」。

那個年老的同志辭別了以後，雪茵是沉她自己考慮的思想中。畢竟地那是一個難解決的問題：攻擊或者不攻擊底危險與利益各方面底分量是相等的。最壞的一點，就是她現在被逮捕了並且放在敵人底手掌裏面。如果她仍然自由地和她在人一塊兒，即使皇帝陛下投降到英吉利人那邊，她還可以繼續她底使命：領導人民抵抗侵略的勢力；如果她仍然自由地和她在人一塊兒，她早已經命令攻擊這兒並且捉住那些出賣自己底利

盜底叛徒。但她現在是被關閉了在監獄中，她底命運已經完全地被捉住了在敵人底手掌裏面。頸項是被繞着鐵的鍊子，手是被束縛了在鐵的鍊子底頂端，腰是被鎖在了鐵的鍊子中間；她能够做什麼事呢？

用她底指甲在牆壁上所劃着的痕跡已經有了八條；再過二個黑暗的日子，考雄主教所給的十天底考慮時期，就將要完畢了。恢復自由底希望，像這個監獄中生活，無論是日間或者夜間，總是黑暗的，沒有光明溜進來。後天她重新地要被帶到法庭中，聽考雄主教的讀判決書；後天底第二天她底同志要來聽她底決定；史密成皆下交監獄，且直到現在雪茵還在能够決定用什麼一種回答告訴她底同志。

囚室底門外，發生了一陣投鑰匙底聲音，門開了。意外地那是考雄主教走了進來。

「雪茵，我底孩子」，主教說，他底聲音充滿了和平的與仁愛的感情。「原諒我這樣的遲緩來看你。……」

他揮了一下他底手。囚室底門就重新地關了起來。

「我應該早就來對你解釋我底困難」，他繼續說。「我了解你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存在你底腦子裏面，那就是，你以為我已經接受了英吉利人底賄賂。雪茵，我底孩子，你想我會麼？我不也是法蘭西人麼？我不是像你一樣愛我們底國家麼？我怎麼能夠背叛法蘭西並且接受英吉利人底賄賂呢？你不要相信那些謠言。那是反宗教的人所捏造的侮蔑」

「你底目的是來告訴我這個意思麼？」雪茵說。

「不，這是一點我還要告訴你一些別的事」。

「是什麼呢？」

「萬國你知道麼，你所擁護的皇帝查科第七已經實行了他和英吉利人底妥協。他現在正安穩地戴着他底冠冕」。

「這個消息在三或四天以前有人已經告訴了我」。

「那是好的，所以，你看，你爲了他攻擊這兒。攻擊那兒但最後他竟然背叛你」。

「主教，你底話是錯的，我攻擊這兒，攻擊那兒並不是爲了佔據一些地方讓他做皇帝，我底目的是領導被壓迫的人反抗壓迫，皇太子底投降並不能夠影響整個的反抗的運動。」

「慢，慢。」主教用他底右手表示着慢底姿勢，「皇帝陛下已經宣布說，雪茵與雪茵底軍隊並沒有不當的目的，祇是普通的強盜採用好聽的名義做比較強盜更壞的行爲，雪茵言之，你曾經擁護過，現在他出賣你，背叛你。」

雪茵低下她底頭，她已經喪失了辯駁底勇氣。

「主教。」最後她無力地說，「你告訴我這些消息究竟有什麼目的呢？」

「我相信你一定地能够了解我底年齡比較你底是多些，我底經驗也多些。」

「我了解這一點。」

「你將我底觀察，」接着考維主教喝了一口酒，「你底生命現在是很危險的，你應該知道我個人是沒有能力救你，因爲判決一個案件大部份是在陪審官底手裏面，而且，

皇帝陛下有意要判決你死刑，我已經發現了一條路指導你救你自己」。

雪茵抬起了她底頭看着主教底臉。那是一個非常地仁愛的與慈善的臉啊？他底聲音是那樣地充滿了希望與安慰？

「我想，你底使命果然是重要的，」主教繼續着說。「所以，最要緊的事是保護你底生命與恢復你底自由。你同意我底意見麼？」

主教，你是對的」。

好，我底孩子」，考雄輕輕地抹着雪茵底頭髮「我相信你到這會兒纔了解我關心着你正像你底同志那樣，如果不比較熱心些，現在，你首先要做的事是表示你願意接受這個混合的法庭底判決……。」

「不，對於這件事，我不願意採用你底意見」，雪茵急速地接着主教底話。

「慢，我了解你底主張。但你底主張並不是一個聰明的。我已經說過決定一個案件底結果不是我底個人的權力，同時也不在你是否願意接受一個判決但大部份是在陪審官

方面，如果陪審官通過一個判決，說，你應該被燒死，我能够改變這個判決嗎？即使你表示願意接受他們底判決，你能够躲避那個被燒死底結果嗎？不，不，不，不，不，不……

「既然我底命運是在陪審官底手裏面，我底願意或者不願意接受他們底判決有什麼必須要表示出來呢？」

「這是爲了和陪審官妥協。你應該知道每個陪審官都看重他底地位，你說他們沒有資格決定你底案件，你想他們不會動怒你看輕他們底地位麼？救你自己底第一步就是和陪審官妥協。是，妥協是最聰明的辦法。」

「第二步」，考雄主教繼續說，「下次你在法庭中，要回答我底詰問，並且，要在不衆底面前發誓，表明你底口供是誠實的。」

「許多人底死就是爲了說誠實的話」，雪茵說。「不管她，第二步呢？」

「好，我願意聽你底意見，請你繼續地說吧。」

「第三步，你要換你底衣服；你是一個女子當然你應該穿女子底衣服」。

「對於這件事，我現在就可以表示我願意接受你底勸導。衣服底樣式實在地是很不重要的事。每個法蘭西男子穿着女子底衣服，或者每個女子穿着男子底衣服，對於法蘭西底現在的危險沒有一點兒影響；我相信無論我們穿什麼樣式底衣服仍然不能夠停止英吉利人底侵略。所以你勸導我換女子底衣服這一點是可接受的」。

「還有」考維主教用他底手指表明着第四這個數目，「你在法庭中不要承認皇太子曾經接受你底擁護並且同意你底主張：抵抗英吉利人底侵略」。

「爲什麼要這樣地否認」？雪茵好奇地問，「那是甚麼，也曾經接受我底擁護並且宣布他底名字作爲我們抵抗英吉利人底侵略」

「這是和皇帝陛下與皇太子底妥協。皇帝陛下已經放棄了皇太子時代底抵抗侵略底決定，並且回到先皇帝那邊，這是你所已知的事實：皇帝陛下爲了避免英吉利皇帝陛下底責問，他當然要否認我們法蘭西有任何抵抗底舉動，如果你承認皇帝陛下在皇太子

時代曾經接受你底擁護，並且帶領你與你底人曾經抵抗英吉利軍隊，等於你代替皇帝陛下回晉謁，已經有過抵抗底事實」

我不明瞭你底目的」雪茵說。英吉利軍隊侵略我們底法蘭西，當然我們法蘭西人要起來抵抗。這是我們底權利；這是我們底義務。我們爲什麼要否認？」

考雄主教凝視着雪茵底臉，注視着她底辯駁着的嘴底動作，直到她說完她底話。他沉默了一會兒，於是表現着一種安慰的或者父親式的態度採着她底頭髮，並且輕輕地拍着雪茵底肩膀說：

「雪茵，我底孩子，你倒底是一個年青的姑娘，你還缺少經驗，你還不明瞭我們底國家現在所遇到的困難。現在我詳細地告訴你……」

四

一千九百四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在盧昂城底一個空曠中間雪茵被綁了在一根樁子上。

她仍然穿着男子底衣服。她底腳底下與週圍堆了許多乾的柴。在考雄主教與他底陪審官和檢察官監督以下她公開被執行了燒死底刑罰。當時有勃良第人，英吉利人，法蘭西人，有從奧爾良來底人，有曾經反對她底人，有曾經擁護她底人（甚至有曾經是她底同志，站在她底面前參觀那個火底典禮。許多人喊着：「燒死她，燒死她」；許多人欣賞着最緊張的那幕悲劇——在火裏掙扎——拍着手喊着「好」！許多人起頭爲了她底命運流着眼淚，但經過別人底解釋，說，雪茵底孤獨的抵抗英吉利人底侵略對於整個的國家會發生壞的影響並且破壞國家的領袖底容忍小的犧牲爲了保存大的利益底政策，同情的眼淚竟然停止了；許多人曾經罵主教與牧師是叛徒並且決定祇要他們敢宣布雪茵底死刑，大衆就要聯合起來燒去教堂燒去主教與牧師底一切的財產，但他們聽着主教讀那個判決書底時候，他們纔知道雪茵底抵抗侵略，根據法蘭西底特殊的情形，是對於國家有害的，然而主教所說的人民應該信任領袖，服從領袖，擁護領袖是有理的，他們以爲皇帝與主教這二個最高的領袖底意見是應該被尊重的。有幾個雪茵底同志企圖冒險從樁子上救她下

來，但聽見別人說：雪茵必然地了解她自己底過去的行為是錯誤的，不然她絕對地不肯承認主教與有權力審理她底案件，既然她自己承認主教的法庭是合法的，當然她應該接受那個法庭底判決，如果救她倒是違背她底意思，她底同志沒有敢拉出他們所帶着的力。一陣嘈雜的聲音混和着柴底爆裂底聲音充滿了空場。等到火焰漸漸地低了下來並且熄滅了以後，空場中已經沒有人底影子沒有人底聲音；祇賸了一堆灰，安靜地沉默地冒着白色的煙。

以後，有些人，說雪茵被綁了在糶子上，在火焰裏面掙扎底時候他們彷彿聽見她底聲音重復地說：「妥協就是滅亡；奮鬥纔能夠解放！」另外的一些人說，在火焰最興旺的時候主教與那些牧師彷彿看見火是一片幕，牠出現着一些字：「我是復活，也是生命；任何人相信我，雖然是死了的，仍然活着；任何人活着並且相信我，就永遠地不會死」因為這二個傳說沒有被證實，凡是不在那兒底人都不相信的確地有這樣的事實，依照歷史家底考證甚至這些傳說被指明了出來說，牠們是無稽的。因為雪茵被燒死底時候她底嘴是

被塞滿了布並且紮緊着，絕對地沒有發音底可能性。而且，當時旁觀者底聲音是很嘈雜的，即使雪茵說話，也不曾有人能够分辨出來那是什麼一些話，至於火幕上所出現的字，歷史家從考雄主教與當時的他底同黨的牧師所傳留的文件中不能够找到任何線索可以證明他們曾經看見。依照現代的心理學的解釋，以爲雪茵底聲音與火幕上底聖書中的句子，恐怕是當時的旁觀者底錯覺或者幻覺。但有一件事無論什麼人所不能解釋的，那就是從雪茵被燒死了以後，幾乎每個法蘭西人，除了變態的，時常地聽見一個呼喊的聲音傳達到耳裏面說：「妥協就是滅亡；奮鬥纔能够解放！」時常地感覺到心中彷彿有一團火升起來並且火上還出現着一些字：「我就是復活，也是生命；任何人相信我，雖然是死了的仍然活着；任何人活着而且相信着我，就永遠地不會死」而且，最奇怪的，法蘭西人經過了奮鬥竟然解放了，而且，經過了幾百年底時間每個人仍然有一種感覺：雪茵復活了領導着他們與生活着在他們中間。

我底朋友曾經勸告我說，現代的人比較古代的人是聰明多，所以筆底下寫字總要謹

慢些。我想這個勸告是對的，特別地對於我這樣的一個膽小的人。這篇小說與其說牠是創作不及說牠是抄襲更確實些。幾年以前讀過 Anatole France. Vie de Teanmed/Arc 與 W.P. Barrett 從當時的幾種文件中所翻譯的與所編輯的 Trial of Teanne d'Acc 以後就有丁這篇小說底印象，現在我被簡單地寫出這個印象。如果聰明的讀者以為我有另外的目的寫這篇小說，那是我所不敢承認的。「許多人底死就是爲了說誠實的話」這是十五世紀底情形，我們現在生活在二十世紀，並且在向來自誇着文明的國家中，大概總不會是那樣的吧。

附火底典禮中英名詞對照表

皮爾，考雄	Pierre Cauchon
居龍，伊拉	Guillaume Erart
勃艮第人	Burgundians
英吉利人	English
奧爾良人	Orleans
敦諾瓦	Dunois
拍拉圖	Plato
波未	Beauvais
羅馬	Roma
向貝倍	Jean Beapere
雪茵	Jeanne
理姆斯	Reims
波內瓦	Beaurevoir
耶蘇	Jesus
盧昂	Rouen
繆斯	meuse
瓊來米	Domremy

尚，得，梅麗 Jean de Metz

摩西 Moses

埃及 Egypt

耶路撒冷 Jerusalem

ambrosius

caith

msot

imms

imms

romania

rom

romania

rom

rom

rom

rom

rom

rom

r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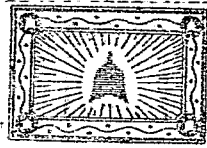
火
區
典
議

三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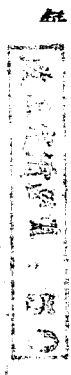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元月初版

火底典禮一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胡 蘇

發行人 華 問 渠

印刷所 文 通 書 局

發行所 文 通 書 局

貴陽中環路五二一號

貴州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一五六號

472211



貴州省圖書館藏書

722